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12

論家作的會社

著基斯夫洛伏

譯室畫

局書華光

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

1001—3000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12

社會的作家論

有著作權

實價大洋四角

原著者 伏洛夫斯基

翻譯者 晝 室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題引

本書曾于本年五月，由崑崙書店出版過一次，書名「作家論」。現在因光華書局刊行文學理論叢書，第一版恰又賣完，便趁此將譯文略行修改，重行出版。茲將第一版時所記的「題引」，刪改數字，抄記如下。

刊在這裏的二篇文藝批評論文——巴札洛夫與沙寧，戈理基論——的著者，瓦拉夫·瓦拉伏維支·伏洛夫司基，生於一八七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日內瓦經濟會議上被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所殺死的那個人。而這二篇論文，及後面的V·菲理契教授的一篇跋，我又是從日本能勢登羅的譯文重譯的；在他的

譯序上，有關於著者伏洛夫司基底生平的簡略的敘述，現在抄譯如下。

「……將黨的組織者，蘇維埃外交官，馬克斯主義者批評家這三者結合爲一身的」〔那裏說的話〕那個伏洛夫司基，所走的路，是和一切革命主義者所走的一樣，壓迫，追放，投獄，流刑與亡命的艱難極頂的荆棘的路。自一八九一年在莫斯科工業學校的學生時代加入一波蘭革命團體，出發到革命家生活的時候起，至爲有爲的一外交官而在法西主義者的槍彈之下死了爲止的二十餘年間，伏洛夫司基都是專爲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過來的，當作一個正統馬克斯主義者，當作一個純粹的 *Polshoviki*……

這其間，當作一個做文章的人的伏洛夫司基，是擔任「前進」和「普羅列塔利亞」等的編輯，與 *Lozin*，盧那卡爾司基，波格達諾夫等一起地，寫了很多馬克斯主義的時事論文及文藝批評論文。

在十月革命之後，他主要的活動是做外交官，出赴瑞典，瑞士等處。還有在出版事務最困難的時候，他作為國立出版所的幹部，善處了困難的局面：這也是應該特筆寫下的事實。』

在日譯序上還引了一段伏洛夫司基的僚友V·納夫司基在他死時所寫的追憶文上，關於伏洛夫司基的為人的話——『人道的，柔和而純粹的他，是一個厭嫌妥協，不為時代的惡影響所動的，完全性質的人。是正統馬克斯主義者，又是在最好的意味上的智識者。不知何等的動搖，憎惡奴隸制度。一句話，他是偉大的精神美的人，獻身的革命家。……』

至於不是他的專門事業的文藝批評上的他底特質，我們讀了刊在這裏的二篇及菲理契教授的文章，可以明白的吧。不以向來的玄妙的術語在狹小的藝術範圍內工夫所謂批評的不知所以然的文章，而依據社會潮流闡明作者思想與其

作品底構成，並批判這社會潮流與作品傾向之真實否，等等，這才是馬克斯主義批評家的特質。如本書中的巴札洛夫與沙寧這篇，我們讀了，似乎比直接從父與子等中得到更多的智識，而這種智識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對於作者，也纔有個正確的更明白的認識。

著者底這類的批評論文不止這二篇，日譯者在序上說，這二篇是從一九二三年新莫斯科社發行的著者的文藝作家論集文學的輪廓中譯出的，而弗理契教授的跋，就特為文學的輪廓而寫的東西；我們看弗理契的跋，可以明白除本書中三作家外，如安得列夫，迦爾洵等等都有論到。（日譯本書名為『馬克斯主義的作家論』。）

最後，日譯序上有這幾句話：『現在在我國，跟着無產階級文學底潑刺的抬頭和進出，對於舊文學的真正從馬克斯主義的立場的，嚴正而峻烈的批評也

緊要起來了；當此，倘這個拙譯能給與一些意義，對於譯者是望外之喜。」——我想，這幾句在序文之類裏極易看見的頗公式的話，大約也可以移到這裏來說。因為在我們中國，對於現存的文學作家，也有人試以猛烈的批評——但有誰真正用過馬克斯主義的批評方法嗎？那種學者的可厭的態度當然是可以拋棄的，但最要緊的是在用『馬克斯主義的X光線』——像本書著者所用的——去照澈現存文學的一切；經了這種透視，纔能使批評不成爲謾罵，却是峻烈的批評。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譯者抄記。

內 容

巴札洛夫與沙寧 一

——關於二種虛無主義——

戈理基論 六七

作為文藝批評家的伏洛夫斯基（V·弗理契）..... 一一五

巴札洛夫與沙寧

——關於二種虛無主義——

原
书
空
白
页

大約五十年以前，屠格涅夫（I. S. Turgeniëff）是注目到從不可知的深處現到俄國社會底表面上來的新的典型——巴札洛夫，將他在『虛無主義者』（Nihilist）的名稱之下，帶到藝術的記錄的書頁上來了。這名詞，因為典型本身是早已在俄國社會，所謂知識階級社會的生活裏顯露出而且成爲占着有影響的地位的緣故，是至於普遍地傳說着的。這時以後，虛無主義者——被左祖巴札洛夫的人們底眼所尊，被保守派的人們底唇所辱——是成爲流行的名稱。

父與子底出現喚起了強烈的暴風。文學中的性格引起了這樣的注目，是從一直以前都沒有例子的。於是倘問這是原因於什麼的呢，那是因爲，藝術家底纖細的手觸着了社會底病處，將那在無意識之中擾着萬人而還沒有誰把牠明白地造形着的現象曝露了的緣故。屠格涅夫表現巴札洛夫，在種種的細緻的點上是犯了錯誤，又這樣的典型，因爲心理上懸隔着的緣故，覺得有太過於將否定

的特質誇大着之嫌。但是，屠格涅夫拿來做虛無主義者底性格的基礎的東西，却是那銳疾地開着華麗的花，以純理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教義充滿着全十年間的，現實社會的典型之實際的特質：這一事是無可疑的。

這缺點雖曾十分地辨解着，屠格涅夫在個人上總是屬於『父基爾生諾夫』的時代的。他在他底小說中，當作對照的美點，將巴札洛夫這人物放在反對的一面，實在就是這等的缺點。於這意味上，教授阿維莎尼珂·克理珂夫司基說，巴札洛夫是『被當作供給反對者的手段，被當作和基爾生諾夫型底否定的特質對立着的特質的擔負者』的話，是不錯的。於這意味上，『將藝術觀當作除外的例子』使巴札洛夫的『幾乎全部的信念』都叛離着自己，這樣斷言着的屠格涅夫自己也不錯的。

巴札洛夫是將實在的人物，那使屠格涅夫驚嘆的個性的所有者醫生D，當

作模特兒描寫着的人。『在這個罕見的人的裏面，』屠格涅夫寫道，『照我所見到的看來，是充滿着後來得了虛無主義的名稱的那剛剛生出而還不分明的始源。』屠格涅夫所以驚歎醫生D，並非單因為所付與給巴札洛夫的那肯定的特質，還因為那對於貴族美學者的屠格涅夫特別感到不適意的許多否定的特質的緣故。『我將調子的峻嚴和磊落付與了他（巴札洛夫）了……當作我觀察了和他相似的我的熟人醫生D的這人物的結果……』雖這樣說，但總因為感情是不可避地走到主觀主義裏去的緣故，屠格涅夫是不能不以特別不快意的銳敏很快地容受了醫生D的『調子的峻嚴磊落』，於是即在表現巴札洛夫的時候，『峻嚴與磊落』也占據着太過多的地位。這個次要的事情，是使典型那東西被解釋錯了很不少，並將關於虛無主義底自然性的問題朦朧化了。

『倘若巴札洛夫是一張諷刺畫（Caricature），』皮沙列夫（Pisareff）從公衆的

立場這樣說，『那末要將那喚起這樣的諷刺畫的生活現象，在真實的照光裏說明給我們看，現示給我們看，將那產生這樣的現象的觀念再現示給我們看。』於是他就動手着要描畫當作肯定的典型『現實主義者』巴札洛夫這工作了。但是，雖然因心理的類似性，他在把屠格涅夫所帶來的誇大性從虛無主義者的典型裏掃除去，同時立了巴札洛夫式的世界觀之獨斷的解明這事上是成功了；可是在歷史的地來說明這樣的典型之發生與任務和工作的上，却等於無力了。

巴札洛夫是什麼人呢？什麼物事生出他，創出他獨特的心理呢？將那夠使屠格涅夫驚嘆的不撓的意志力與自信付與他的是什麼東西呢？在俄國社會底發達上，集團的巴札洛夫終於決定了怎樣的任務呢？——在這裏就在現在也還有等待着決定的回答的問題。並不偏於這樣的回答，我們在本論文所設定的課

題的範圍內，後面也要涉到這問題的。

我們已略略說過巴札洛夫式的虛無主義是極盛了全十年間的。實際上從七十年代以後，巴札洛夫型已從俄國社會裏消滅去，有新的人代替了牠，結果，屠格涅夫自己也不能不付與小說『處女地』（譯者按即郭譯的『新時代』）之中的新的人（涅暑大諾夫）的性格（自然事實上是歸結於非常地不成功的）了。虛無主義就長久間從舞台上退了下去，一直到了經過半世紀，牠在完全不同的狀態與完全不同的社會心理學的地盤上再生着為止。這新的虛無主義是最明白地在阿爾志跋綏夫（Artyushov）底小說『沙寧』之中表現着。（1）

（一）人們是很厲害地非難着——那是完全放着功名臉的——沙寧和沙寧的作者。但是，一邊將已經有一大部份的憤激加沙寧了的這事記住，一邊我在自己的文中想完全客觀地觀察這小說者，那是既然承認了作者——在我所指示出的界限的範圍內——是利用正在我們的眼前發生着的

運動的真實的特質爲描寫的對象的。

當論述這小說，也有作種種的附帶條件之必要。作爲藝術家的阿爾志跋綏夫是不可和屠格涅夫比的，——他也當然不以爲自己是可以和屠格涅夫比肩的作家吧。即看形態底明確與藝術性，也就毫無可疑地現出二人的才能的差別來，而這差別也在創造的普遍力上反映着。屠格涅夫是以盡可能的客觀性寫了他驚嘆的人底肖像。巴札洛夫牽引了他底興味，使他執創作的筆了，但並不會喚起親密的，同感的反響。『在這裏有着不折不扣的新時代底雛型。』屠格涅夫說道。阿爾志跋綏夫底對於沙寧的態度却不是這樣的。對於小說底主人公的他底共鳴是無可疑的事實，他把主人公理想化了。他不止單單描寫實在的典型，他還要把對於他，即對於作者很中意的特質賦與那型典。『新時代是必須如此的。』他是想這樣說的。這樣存心着，所以和巴札洛夫是寫生的東西相

反，沙寧是『做出來』的東西了。沙寧能夠好容易纔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是靠那爲了主人公的緣故苦慮着更優美的條件（主人公底體力，對立人物底鈍重與卑屈）的作者底這善行的結果；而反之，巴札洛夫是自由地活動着，服從自己底內的論理。沙寧是社會的地不合理的存在，和那無用的多餘物的典型有關係；而巴札洛夫却是必用的，即在社會發展的經濟方則上也尋得到理解。

但是，作者是在沙寧式的典型底根裏布置着現實的現象——出現在最近智識階級之中，而成爲顯露在文學的，社會的事實之各方面上的人物。那回答沙寧而起來的騷擾，和甚至激起了全智的的檢閱官了的，沙寧的稀類的成功，是有相當的充分的根據的。倘若因這否定的典型底理想化而非難着作者的那沙寧主義之反對者是對的，那末沙寧之贊成者，即使是不對，也有着可以在沙寧那兒認知自己底祕密的願望和感覺和慾求之普遍化的有重量的論據。沙寧成爲

對於支配了前時代的智識階級之政治的，倫理的法則可說是反動的，現代虛無主義的代表者，——正是和巴札洛夫底虛無主義是對於基爾生諾夫的社會之思考，感覺，行動的反動，出於一軌；但是虛無主義底價值並不是絕對的東西，只有和時代與地方之具體的條件相對立的那方式，纔是實在地決定了牠底價值的東西；即是，在某個歷史瞬間裏是有益的，進步的，美好的東西，但在其次的瞬間就成爲應該拒絕的，反動的，有害的東西了。從這樣的歷史觀點使巴札洛夫與沙寧的虛無主義對立起來，觀察他們底內的楔子是否聯結着，並貫串着這楔子，而且進一步評價着這等現象的各種，——這是在本論文中對於我們很有興味的工作。我以爲用社會心理學底分析法來看他們底順次的歷史的變換內的社會的構成是最適當，所以，我們必須就着下面的三個問題加以考察。

(1) 巴札洛夫是什麼人？

(2) 智識階級是怎樣地從巴札洛夫往沙寧地發展着的？

(3) 沙寧是什麼人？

使沙寧與巴札洛夫對立着，在他們之中可以看出許多相同的習慣，趣味，事物的看法等，自然不能斷言是單單的模倣，這是覺得非常有趣的。當時——產生了巴札洛夫，現在——產生了沙寧，分明地一定有一個共通的，正確地說是同一的，原因。於是我們檢點看吧。

一 巴札洛夫是什麼人

『我的祖先是耕田的。』巴札洛夫頗昂然地這樣說。他的祖先是寺吏，他的父親是田舍醫生，在貴族時代，田舍醫師之類並不會贏得名門紳士底尊敬。

『醫生底兒子嗎，』基爾生諾夫叔父是在鼻子裏應答着的。巴札洛夫得到和阿爾卡其的父親見面的時候，他是伸出『露裸的紅的手』。對於他，手套似乎非平日慣用的裝樣子的用具。他是『臉長而貧相，額兒廣闊，鼻子上部是扁平，下部是很尖，巨大的帶青色的眼，有砂色的垂下的頰髭，浮着隱隱的微笑的時候，這個臉就生出生氣，現出自信與聰明來。』『薄的唇。』『懶懶地粗暴的聲音』。『長長的，蓬垂的薄色的頭髮並不會遮隱去平板的顛頂骨之美麗的隆起。』這樣地一筆一筆的追跡下去，則一個賢明的，賦有精力和意志力的男子底沈思的臉，在我們底面前描出着了。但是，諸君就使要在他那兒尋找被寵愛的人獨特的一個僅少的特質，或過着貴族或滿腹的平安的生活的普通之家的子弟，也是徒勞的。

巴札洛夫——是崛起的人。巴札洛夫——是從下層的，服從的階級裏出來

的人；巴札洛夫——是平民。

敏疾地感到這層的，是那在出身上和他相近的人——『僕人們，雖然巴札洛夫很愚弄他們，都和他很親近，他們覺得巴札洛夫不是老爺，而是兄弟。』男僕彼得是『只要巴札洛夫注視他』，就即刻浮着微笑，高興起來的。邸宅底小孩們是像『瘦狗』似地追跑在『醫生先生』之後的。只有舊家有教養的貴族，『貴族主義者』波洛珂菲奇——他是幾乎一切的別的貴族束成了一捆來和他競爭都沒有關係的這樣大的農奴所有者——不喜歡巴札洛夫。

在這樣的安排上，巴札洛夫不但從出身看是平民主義者，即從習慣，趣味，習癖等看來也是平民主義者。這在使巴倍爾·彼得洛維奇生氣的他說話的神氣上也現出來。『他是不絕地好像不高興地回答着。在他底話聲裏像有着這樣粗雜的，近於峻烈的東西。』

『將別人承認爲高貴的，美麗的人，悉皆以充分的確信毫無情面地否定了去的這種人底個性，』皮沙列夫就着巴札洛夫底『粗野』說，『是最分明地由觸着勞苦生活的灰色的組織而造成的。因爲粗糙工作的緣故，手是粗糙的，舉止是粗糙的，感情是粗糙的。人是癡固着，消去了幼年的幻想，多淚的感受性也減少了。』巴札洛夫，以及一般地這種樣子的典型的人，是不能不在人生底苦楚的學校裏卒業的。他們是從非特權階級——市人，或僧侶，而且屢屢從農民的環境，從那一般地說來很少所有物的無權力的小資產階級，產出來的。他們是在那沒有可以教育他們的時間與人物，充滿着困難與不足的境遇中長成的。因爲都沒有受教化底影響的機會，巴札洛夫型的人們是不能不在人生底原料品之中受教育了，這個自己教育的學校使他們在自己底身內發展着獨立，對於自己底力的信仰，精力和意志了。『每人都應該自己教育自己。』巴札洛夫傲

然地宣言說，『看吧，例如我。』

在人底教育裏面是常交叉着二個贈物或影響的，一個是當作造就的理
解或判斷，從直接的教育者所給與的傳統；還有一個，——是周圍事物底，
『街頭』底，直接的『經驗的』影響。第一個贈物，是給與了過去時代的世界認
識，因為想祝福的緣故，在本質上是保守的。第二個贈物，因為生活這東西
底直接的活動是必然地要引起全個傳統的毀滅的緣故，是和第一個相反，破壞
的。兩個贈物是相逆地依存着的。——在藝術的教育（計畫的而且妥當的）支
配着的時候，『街頭』底影響事實上是被除外的；反之，『街頭』的影響強烈的時
候，上述那樣意味的教育就大半不成爲問題。

屠格涅夫在自己底小說中對立着的兩個時代所以是分離着，那是因爲與其
說是一個是『父』，另一個是『子』，還不如說最初就開始了衝突的，二個相異的

社會狀態的代表者的緣故。『父』和『子』的角色，不過只是使二種東西底敵對關係尖銳化了而已。基爾生諾夫型的人們是在那保守的贈物——教養，傳統，階級的特權和偏見——在他們底年幼時代的生活中演着龐大的角色的這樣環境中長成的，階級界限是將這樣的環境與那人民大眾的實際生活隔開了，對於基爾生諾夫型的人們，在人民大眾的實際生活之中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切，是都看作在注意外的，無關係的，不可解的。

巴札洛夫型的長成却全然不同。在他們的環境裏也有從貧困，鹵莽，無教養而來的許多的偏見，但這是只要在最初略略接觸着知識就能夠容易地散去了的。巴札洛夫型底特長，是在他們一邊追求着知識，一邊從自己的環境脫却出來的一點上。但他們是，正不用說那因教育而得到的何等的傳統，連教育這東西都不曾有的。他們底心理差不多是 *tabula rasa* (白板)，生活是向那上面寫了

隨心所想的新的真理了。實在，巴札洛夫型是和時代的要求合致着，同時他們的心理不會被過去的幻影牽引去。『關於時代這一層，』巴札洛夫傲然地說，『爲什麼我非依存這樣的東西不可呢。還是使時代依存着我好些。』於是，因爲他們是知道現代的緣故，實際上時代是依存着他們的。現代的要求和他們的希求——是同義的。現代的生活是借他們的唇在說話，他們是開闢了現代生活應該走的路了。在與基爾生諾夫叔父的議論中，巴札洛夫，『你是非難着我的傾向的，但這樣的傾向誰說是偶然地跑到我這裏來呢，誰說牠不就是從你所要拚命地保守住的那人民精神裏喚出來的東西呢。』這樣說是對的。倘若基爾生諾夫型是世紀的產物，那麼巴札洛夫型，因爲是最近十年間的產物，是正確地細緻地注意了這十年間在民衆的下層裏所發生的變換的。

說巴札洛夫是Homo novus（新人），說他是沒有具着過去與『傳記』的人，

這件事就指出橫在巴札洛夫的倫理底根底裏有別一個顯著的心理的特質之存在。以教育這手段吸進或種傳統的基爾生諾夫型的人們，是早已從他們底『父』那兒，將準備好的，一般的，因時代而被神聖化了的，義務的，道德的規定接受着來了。這個——正就是巴倍爾·彼得洛維奇底聲譽最高的原理或「principle」了。在倫理的規定裏常附屬着一個缺陷：那些在時與地之一定的狀態中，從一定的社會要求而正在誕生着的東西，早已變爲規約或方則或「principle」，雖然失去關於本源的表象，並屢屢失去牠底意義與目的の意味，却總傳統的地從時代往時代地繼續傳接着的。

巴札洛夫却避去了這傳統。他恐怕在小兒子的時候，也一定聽到過說誠實是應該尊敬的善行，以及別的……等等的吧，但重要的事是在這點上：他在時代是必須從自己的足上拂去自身的環境的塵埃，自己教育自己的。和這環境

的鹵莽，市人根性，偏見等等一起地，他將道德和 principle 拋棄了。他因爲必須爲自己的緣故自立地完成指導的規定，他就從批評的地去相信各方面的原理這件事開始。但是，原理是強制着絕對的義務的，而批評是要掘發那相對的價值，因此，終於不能耐守在客觀的批評裏。這樣，巴札洛夫就成爲虛無主義者了。即成爲『不屈服在任何的權威之前，一個的原理——即使牠是怎樣地被尊敬着的——也不相信』的人了。

『從這困難與窮乏的學校，巴札洛夫是練成爲力強的粗野的人出來了。』皮沙列夫說道。『他所修的自然科學與醫學的教程伸展了他的天才，無論怎樣的東西他只相信那有意義與確證的。他成爲純然的經驗主義者了。對於他，實驗是成爲唯一的，最後的確證的證明。』巴札洛夫是達到形成倫理學的理解的階段了，但那還不能擴張到徹底要求和感覺上，還不能成爲當作離開了具有生動

的、要求的生動的人的有不屈的權威的任務，而牽引着他的那原理形式。要知道這樣的關係，在巴札洛夫與阿爾卡其·基爾生諾夫之間交談的對話是很可參考的。這對話是顯出阿爾卡其離去「父」的傳統的觀察並不很遠。

『這是什麼意思？』阿爾卡其問道。

『就是這個意思。例如我吧，——我是支持着否定的傾向的，就因為感覺的緣故。我喜歡否定，我的大腦是這樣地安排着的，——但也就好的呵！為什麼我喜歡化學呢，為什麼而你又喜歡蘋果呀！——這也因為感覺的緣故呵。這全是一樣的。人是再也不能比這個更深入地透視着了。大家都不對你說這件事，就是我第二次也不再對你說這個吧。』

『怎樣的！誠實——那也是感覺麼！』

『厭煩呵。』

巴札洛夫可是忘記了對阿爾卡其附加說明：爲他愛化學的原因的，使他底存在明白的那感覺，是於生活底壓迫之下在他身內錯綜着的；而且感覺是，只有在必須和時代的傾向與要求反目着的時候纔是倫理的。這樣的心理特質，是成爲證明那使別種人驚嘆的巴札洛夫底渾一的條件了。巴札洛夫——因爲把感覺當作他底思考與行動之唯一的指導底始源的緣故，是天生的一元論者。以自己的感覺追求的權到爲目標而鬥爭着的中間，他的意志就鍛鍊着，創成爲鬥士的模型了。

在實際上，這個力強的賢慧的有用的人，是不能不以深奧的輕蔑之念，看那因特權而被巴札洛夫所出身的那大衆的勞動力所象養的，無意志的，懦弱的意者基爾生諾夫型的世界。

『無產階級勞動者，』皮沙列夫解釋這關係道，『是在思考過程上沒有何等

關係，由自己的生活過程走近實際的現實主義；因為沒有閑暇，他們廢止了幻想，廢止了追求理想，廢止了渴望那對於難以達到的高遠的目的觀念。勞動，一邊消耗着勞動者的精力，一邊教給他們使事實與思想，意志的行爲與智的行爲相接近的事了。慣於期待自己與自己的力，慣於將昨日所想的事今日實現着的這樣的人，雖然也幻想到愛和有益的實行及全人類的幸福，但因為要將自己底從高的階程看來很不便的狀態改爲好一點的緣故，總交雜着多少的輕蔑看那連一個手指也沒有動的人們的。」

至少，在關於巴札洛夫型時代的限度內，由皮沙列夫完全很對地表示出來的這個特質，是說明了那在俄國社會史上非常的，尤其將屠格涅夫自己也當作一個犧牲而終結了的，六十年代的平民與四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決裂。產生巴札洛夫型的小市人的環境是顯露出非常分明的一個特長。這是不得

生長的，在解體着的，宣告了死滅的環境。最初是將身子挾在地主貴族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又從別一方面，是被誕生出的潑辣的資產階級所壓迫，結果，這環境是既沒有何等的背景，也沒有利於生長的何等的空間。在這環境之中，那必須尋求自己的用力之場，又一方面必須尋求麵包的『剩餘的住民』就組織的地形成起來。但是對於在要求着的平民，經過長期間，不過只有僧職和國務上的下級工作是開放的。農奴的改革前期的俄國，就只許可他指市人！——日譯註鑽進這間隙。進而爲了自己開了文學與社會的實行的路者，不過只是各個的有天的分的人而已。

近於前世紀的中頃，俄國社會所經驗了的危機底前夜，在平民之中有新的潮流出現，『剩餘的住民』是進到知識和教育和大學的方面去了。就要到來的變革的豫感是在平民耳裏微語說：只有挑選這條路纔能爬得比市人階級的峙立着

的門更高，只有在這城內纔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力。因為社會生活的經濟大則是執拗地要求知識階級的力作爲一個支流加進來的，沒有靠岸的知識階級就隨個人底狀態種種樣樣地走入知識階級勞動了。平民是被人以知識相委托了。他是成爲 *Par excellence*（優秀的）知識者了。走出貧困與困窮的峻嚴的學校，以支配着社會的那道德學與美學的否定當作身體的養分，『一邊將博物學的學問放在這等東西的基礎上』，一邊抽出和這等成爲均重的利益與有利益的知識來了。他成爲現實主義者了。皮沙列夫將這典型如下似地定義着。

『所謂現實主義者——是用了愛從事着工作的，思索着的勞動者。像讀者明白地從這定義所見到似地，在現代就只有知的勞動之代表者纔能成爲現實主義者。』

這樣，在平民現實主義者的面前，知識階級是當作大衆的現象，最先地進

出社會的戰場了。知識階級，在盡了那當作自立的社會的力底任務之先，是在身上附加着不可避地跟隨着的性格的的心理的特質的。以背教與對於出身的環境的離叛的這種方法教育着自己，知識階級是帶着反階級的，超階級的存在

的幻影來了。從那不能拿出任何一個傳統的環境出來，依據的東西只是自己一個的力，因為自己的狀態是那樣的狀態，特賴的東西就不過只是自己的才能與腕力的這樣的知識階級，必定在自己的心理上塗着分明的個人主義的色彩。思想——僅僅靠牠，平民知識階級便能夠在社會生活底表面劃開自己的路而停留在這表面了，這樣的**思想**，是初次被看作牠在本質上有着如此絕對的而且全力的力了。平民知識者是成爲明白的個人主義者，成爲純理主義者了。最力強地表現着這種特色者，是在他底行動之初期的六十年代，對於巴札洛夫型的優越也有關係。

巴札洛夫在社會戰場上出現，是在農奴制度被廢棄以前。（屠格涅夫是在一八十九年使巴札洛夫出現的。）他遇見了什麼呢？在一面他看見『頹廢與墮落貴族』，同時在別一面，他確信有如下的各事——『極粗魯的虛飾是使我們氣窒着』的事，『惟一原因是因為誠實的人太少，我們底活動的社會是顯出裂痕來』的事，『我國的百姓是只要使自己能存酒店裏灌滿惡酒，就是把自己去做盜賊也坦然的，所以政府所到處留心着的自由之類，對於我們是三文錢的利益也沒有』的事，等等；僅僅以此也就可以明白，巴札洛夫是並不想將百姓非常理想化着的。不去尊重那看不見未來單只在最近的現在裏生活着的經驗主義與物質利害之本質的力的對於思想力的偏向的心理的根本特質，是妨害着理想化了。

『是你今天說的，巴札洛夫對阿爾卡其說，』走過菲立布老人的農民家屋

的旁邊的時候——那小屋又整齊又白——你在那裏說，如果無論那個百姓都能有這樣的住家，而我們中間每個人都必須去幫助使其能成爲如此，則俄國是達到完璧的地步了……無論菲立布也吧，西道爾也吧，我盡了全力，也不會說聲謝謝的，我是一個也不遺漏地嫌惡着農民的呢……就是聽到那類傢伙的感謝也覺到厭忌的。要使他們在白的小屋裏住，那末住着好了，但從我的身體裏是彷彿生出牛蒡來似的啊。喂，那末！』

巴札洛夫因爲並不是爲了菲立布或西道爾的緣故，而是想爲了自己的緣故活着的，所以亨利四世趣味的阿爾卡其的自由主義的平民趣味一點也沒有引動他。他底純理主義者的腦袋，是只接受着那僅僅當作受傷的，紊亂的，泥醉的存在着的農民底形態。話說到關於知識底源泉的地方，則對於這樣的農民，配給以怎樣的角色纔好呢？農民和巴札洛夫相並着，單只『充分地諧合着』的事是必

要的。巴札洛夫的 *ultra ego* (強韌的自我) 是怎樣地看着大眾呢？——試引用皮沙列夫吧。

『根據物質的勞動底現在的構成，和在一切有教化的世界上的勞動階級底現在的狀態，則這樣的人們，除出不能不感到疲乏與飢餓與苦痛的這不很受歡迎的能力以外，是和木造或鐵造的機械同一的。現在，這樣的人們是大膽地嫌惡着自己底勞動，全然不想去運行思考。他們組織着消極的材料，人類之友是必須用力在那上部勞動着的，但這材料僅只很少地援助着他們(指人類之友——日譯註)，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取着何等特定的形。其實只有這個是可以豫期新的世界底完成的朦朧着的斑點，但到現在為止，一點也沒有聽到有將這斑點看作問題的人……那最明瞭的，帶來無議論之餘地的利益的最現實的工作，是停止在現實主義底離外，停止在那汎人類的思想底光一點也照不到的，社會建築物

地下室裏的實行的理性底離外。我們應該怎樣地處理這地下室呢？將地下室回復平靜，在另一場合，一變爲那覺得唯一正當而且有利益的知的勞動現象，則那時充滿在污穢的地下室的那想從元始的霧裏創造新的世界的傾向，就成爲直接間接地一般所歡迎的了。』

巴札洛夫自己也以懶懶的粗略的口調附加着說道：

『所謂人的這東西是奇怪的存在呵。從旁邊或從遠處眺望父親們所過的生活，就覺得是再好沒有了。飲着酒，以最正規的，聰明的方法做着事似的。那却不是這樣的……給憂鬱所襲了，希望和人類相周旋。雖然要罵人類，却非常想和人類相周旋。』

倘若考察一下這些的引用文，則能夠看出那在發展着生長着，同時又有遠遠離去了虛無主義之觀的，俄國知識階級的宏大的運動之隱藏着的發端吧。牠

底一種特質是和最近的『民衆愛』這顯著的特質直接地相反的東西，但總之，這運動是和巴札洛夫型有組織的的關聯的。巴札洛夫式的個人主義，像看前揭的引用文也就可明白似地，並非自我的，是被養在社會的利害（皮沙列夫的『共同的利益』）裏的。但是，盧那從五十年代的終末至六十年代初始的狀態，則如我們已經論過來似地，巴札洛夫型是必須從大眾離開，在知識階級之中行動着。加之，對於知力和知識之救世的意義的無際限的信仰，又鼓舞了他們。他們是必然地成爲教化者了。

『我們是因爲承認爲有利益所以行動着的。』巴札洛夫明說道。『在現在，否定是比什麼都有益，所以——我們否定着。』

『否定一切麼！』

『一切呀。』

『怎麼！不僅藝術和詩……那個……說出來也正可怕。』

『否定一切。』巴札洛夫以不可名狀的鐘靜重複說。

『請暫停一下。』巴倍爾·彼得洛維奇開始說道。『你是否定着一切的。正確地說，你是破壞着一切……這樣，却有建設的必要呢。』

『那已經不是我們底工作了……最先有淨除一下地方的必要。』

在別一個地方，巴札洛夫說道：『我們是不說教的，那樣的事對於我們不習慣。』

虛無主義者是怎樣地說明自己的呢？他們是用怎樣的方法在周圍的社會裏活動着的呢？回答這個，皮沙列夫說道，『有思考的能力而想服務社會的人，是誰都必須以獨特的方法與自己底直接的的影響，向自己所常住着的周圍和自己日日交涉着的人們活動的。』巴札洛夫型的人們並不想取這以上的策略。在

立憲的自由國裏，巴札洛夫型是創出了基礎的小資產階級的潮流，但在俄國却投進到社會主義方面了；而平和的教化的傾向，是被那在社會的本源的意味上本是同血統的，但早已成爲沒有單單的教化主義以外的意味的新傾向所壓迫盡了。屠格涅夫在寫給斯爾吉夫司基的信中確言道：巴札洛夫是革命家。只要在 *in potentia*（當作可能的），只要假定俄國底現實是將巴札洛夫變爲革命家了，這話是足以置信的。

當作結論，我們可以說吧：巴札洛夫是，以思想與意志武裝着，出自被想包藏在雲霧裏的人民大眾之中，準備着想藉知識之力創造新世界的那時代之市人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底先驅的代表者。

二 從巴札洛夫到沙寧

那麼，巴札洛夫——是教化者，而且巴札洛夫——又是革命家。這個矛盾是可以隨着生活發展底步驟辯證法的地解決的。教化者能夠發展到社會實行家去的這可能性，皮沙列夫也在關於巴札洛夫的一篇論文中注意到。

『巴札洛夫型，』他在那論文中寫道，『在或種狀態之下是可完成為偉大的歷史的實行家的。那在什麼時代都有生氣地力強地適合着任何工作的人，就是這種人。……生活一認真地搖動着他們底大腦神經，他們就把顯微鏡或解剖刀投去，把關於骨或薄膜的學術的研究寫了一半就拋去了。……巴札洛夫——是生活的人，是工作的人，但是他不是機械的，沒有看見能夠行動的把握是不想

動手工作的。他不會被欺瞞的外形所收買，外面的完成不能征服他底執拗的懷疑。倘在俄國底社會意識內不發生本質的的變革，他不會將反覆無常的融雪當作春底到來，他要在實驗室中過去全生涯。在社會意識內，即在社會底生活內發生了豐滿的變革的時候，那末在巴札洛夫一流的人——他們因為不絕地勞動着腦袋的緣故，既沒有怠惰或捏着手不動使手兒上鏽了，而且那不絕地張望着監視的眼的懷疑，是不會使他們成爲專門學問的狂信家，或成爲空空獨斷的軟弱的研究家的——是緊密地有了準備的。」

『誰是豫見着未來而將假說投到風中去的這樣地決心着的？』皮沙列夫問道，『誰是決心着要描寫那剛剛現出姿態來，初始說出自己底名字，只能看機會纔能描寫的典型的？』

皮沙列夫是像巴札洛夫似地純理主義者。在他是以爲他所愛好的巴札洛夫

型是確實的社會現象，只有最近的未來是巴札洛夫底形態之規定者和描寫者。實際巴札洛夫不過單是在平民知識階級底發展過程上的早期的過渡的表現。在短期間之後純然的巴札洛夫型絕了跡的時候，平民知識階級是被迫於進化的必要了。因爲不將原理或巴札洛夫放在嘴上，『共同的利益』與『要和人類相周旋』的要求這二個『感覺』，就成爲進化底出發點。這二個瞬間適合俄國底現實的時候，平民階是級必須捨去蛙的解剖而從事政治了。我們不能在這裏詳細地調查從巴札洛夫至沙寧的那時代及風潮之頗長的變遷。做這樣的調查要費很麻煩的時間，沒有法子，我們就僅僅極簡單地組織起這發展吧。

據巴倍爾·彼得洛維奇的話，則能夠確言：巴札洛夫型在『成爲一共只四個半人』以前，是『決不說教』的。巴札洛夫自己對於這含毒的說話，只是『我們的人數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少』這樣簡略地回答。但是知識者平民打出的

社會戰場，充滿在大學和文學和新聞上，因自己的年青與誠實和熱誠的緣故而成爲社會的出色的知識力，隨後幾千富於春秋的青年就帶了希望集中在那裏面的時候，——早已成爲不羈居在個人的『我』之中了。

『願意和人類相周旋，即使要罵他們，總喜歡和人類相周旋。』這個在現在是平民階級比巴札洛夫更熱心地感到了。守着皮沙列夫的忠告，最初是以那沒有越過『知的勞動的代表』以上的限度的方法，平民階級總之開始了『周旋』。但是在這裏，即刻那在前方牽引着，『不許』耽溺在知識裏的這外面的障礙是向他衝過來了。想使自己和他人脫出野蠻狀態，不依照現在的習字帖來創造自己的世界認識，以批評的精神來臨近現存的組織的這種嘗試——是引起從反動方面來的發狂的咆哮，與從權力方面來的『攔路與中斷的手段了。』知識者平民確信非打破這在作怪的障礙就一步也不能前進的。

但是——從意識來判斷是個人主義者，從思索方法來判斷是純理主義者的他（指知識者平民——日譯註），不用說，是不能客觀地攻究社會發展底隱藏的螺旋，注視牠底發展傾向，算定在轉動着他的那力，將自己的鬥爭在這樣的力之中向前推出去的。生活這物事也不會在此事上援助了平民。他是不能不單依純合理主義的方法組立起代數方程式了，他在這方程式裏，依照自己的理解而安置了對於自己底目的達到很適宜的量。於是所謂量者是如下的東西——農民大眾底悲慘與貧窮，富裕階級底勝利，一般的政治的無權力；這方程式的解析所帶來的東西是抗議與戰鬥底無政府的形式，正不是可奇怪的。（涅却葉夫派，烏台派，等等。）只有離開了大眾，以社會的再造為自己的責任的，自己滿足的平民知識階級，纔達到這樣的結果。

這種的戰鬥態度壞滅着的同時，知識階級是意識着自己底無力與無援助

了。知識階級就理解了這樣的事：再造社會的這件事是和自然底力不合切的；爲了這目的，使那能夠首尾好好地完結變革的龐大的農民大眾醒悟過來，教育着他們，是特別要緊的。在這裏，將知識階級從直接的政治鬥爭拉開，送他們到在大衆之間的平和的宣傳去的這反動，對於先時代的這反動，是盡了不少的任務了。

『向民間去』的運動的歷史是非常有名的。經過全十年，這歷史是以完全的失望告了終結了，——而還依然繼續着運動的，知識階級中之革命的地思索着的分子，就將身子投入冒險的恐怖的鬥爭中了，於是那一邊踏着以前的軌轍非常善於變色的知識階級大衆中的大部分，是拋棄了政治，遁避到『教化的』事業裏去了，這事業是將他們完全俗化了。（八十年代，託爾斯泰派，契訶夫派）

我們不要在這種發展底各個部分上留意，僅僅將那有重大的意義的二三社會心理學的特質指摘出來吧。平民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在牠底發展的過程中，遭遇着一個在同樣的路上向着同樣的目的的，從相異的源泉出發的別的潮流了。那就是所謂『悔悟的貴族階級』。這潮流，尤其在那當初，是屢屢由平民階級的引領而出現，（例如在巴札洛夫那兒的阿爾卡其·基爾生諾夫）帶來了或種獨特的心理特質給知識階級底環境了，這特質是依據自己底出身的東西。『悔悟人』雖然論理的地從貴族階級底見解與觀念裏脫離出來，但不能心理的地從出身的環境的三二個否定的特質裏脫離出。意志的薄弱，傾於觀念化與幻想的偏向，容易融解的愛他的『美的靈魂』，對於道德與義務律的拘泥，於是最後，感情之貴族式的柔和與哀憐——這就是『悔悟人』帶到知識階級的運動裏來的否定的行李。於是平民是以強固的意志，冷酷的現實主義，酷烈的

無情面的批評，荒暴工作的喜好，與他們對立着的；但他們總即刻以自己的調子彩飾着全潮流了。

這樣的兩種聯結心理的鬥爭，是像一條紅的絲一貫着俄國的知識階級史。在異常的抬頭與鬥爭的尖銳化的瞬間，平民的心理顯示了優勢，容易地使『悔悟人』的執拗的心理屈服。但是鬥爭的緊張不能不踏入寬弛，靜寂，或甚至可說是休息的瞬間了——那時衰老的，『悔悟人』的心理就分明地前進了，正像一到了秋天濕氣就浸着家中的牆壁一樣。

在八十年代的當初——革命的平民階級壞滅的時代——上揭的二種潮流間的差異是顯著地緩和了。特別明白地，代表着平民階級的人是組織的地從戰士的一伙裏脫出，失敗與崩壞是和其他一個潮流底獨特的悲觀主義與無感性相感染，解了許多人的迷夢了。跟着運動底沒落，平民的及『悔悟人』的知識階級

是，從那他們把那名字和自己底行動結合着的被壓迫大眾離開，間接地服務於資產階級，將自己包在美好的生活中去了。在這時代，這潮流的小資產階級的性质是開始明白地現露出來。這樣，知識階級裏的教育中的幹部們毫無羞怯地參加對於支配階級的服務，是不待說的了。

從一方面，小資產階級底環境是早已中止其產生那完全不曲折的巴札洛夫了。和時代底潮流一起地，俄國底社會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民衆主義化了。在法律關係上的社會階級間的差異已不多，小資產階級底『剩餘氏』所集結的知識階級，早已不是基爾生諾夫型的人們會嘲弄地訊問『這是什麼東西』的那怪物了，反之知識階級是在社會上占據着被尊敬的地位的。現在，爲產生巴札洛夫式的特質底峻烈和完全之條件的那矛盾已很少了。平民是再不能靠什麼來養起戰鬥心與社會的憎惡了。在俄國是還沒有像西歐似地知識者底再產生；在

知識者底面前是開展着廣闊的路。要將戰鬥心與社會的憎惡的要素吸進自己底心理裏，則平民知識者必須從自己以外的環境——被壓迫的被榨取的階級底環境去拿取這些東西。平民知識者必須愛憎着，喜惱着，必須不是爲自己的緣故，也不是爲生出自己的環境的緣故，而是爲對於自己全然沒有關係的階級的緣故，得戰鬥爭的勝利。

從這樣的狀態就論理的地生出二個條件來——第一，知識階級的一些分子對於不是和他們同伙的這個階級底生活與苦惱與鬥爭之全般的參加，是要看參加者自身底利害——例如政治的——和這個階級底分析的利害在怎樣的程度上一致着的。第二，向這樣的階級方面去的知識者底全般的移動，並不看這樣的利害的一致上，而是以對於他們出身的環境底意識形態，心理，利害等之完全的否認爲前提。自然，這方面是一個只從量上看的現象。

在九十年代的當初，新的階級——卽和社會的要求同時地引出了政治的自
由的要求來的無產階級，進出到社會底戰場上的時候，是被知識階級底環境以
真實地共感的態度歡迎着了。無產階級底意識形態——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熱
中，是迅速地生長着，一邊壓倒舊知識階級的偶像，一邊並能夠指示出：馬克
斯主義是現出不僅勞動階級，並知識階級底利害的東西。不過只有那由各個有
名的人物或團體所唱說的馬克斯主義底方式的變說是要指摘的（修正派，理想
派），那是在馬克斯主義的旗下輸送着禁制品的東西。

將我們的推論的第一件明白地確定着的東西，是在革命運動第一年基礎的
知識階級底對於社會民主黨（這時不是對於馬克斯主義，是直接對於社會民主
黨）的那流行的熱中。在無產階級的符號之下進行的政治鬥爭，和對於政治自
由的欲求，及其實現之到來的豫見：是喚起了強烈的感銘。

於是知識階級是，只要有勝利的把握，就不論爲誰的緣故，即使爲浮浪人的緣故，也急急地要去赴戰了。（而且不是曾有知識階級熱中着浮浪人的時代嗎！）知識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利害（政治的）的實際的一致，是因爲知識階級是喜歡裝在社會民主黨外衣裏的，所以覺得彷彿特別完全了。

但是無產階級不會證明知識階級底希望是正當。無產階級並沒有將政治的自由給與知識階級。這樣，無產階級，在她（指知識階級——日譯註）底面前是失去了聖光，她是在憤怒與輕蔑之中避了無產階級了。在抬頭的瞬間的那熱中愈是難抑止的東西，則在衰退的瞬間的拒絕也愈厚顏無恥地進行着了。因革命炭酸氣體而窒息着的以後回復了健康，知識階級是，不但社會民主黨或革命，即一般政治，即那爲她底本質的利害之一的政治那物事，也都加以詛咒了。她是和水一起地，也將嬰兒從浴槽裏撥出去了。

在知識階級環境裏的政治反動時代，我們就是現在也經驗着的。這反動時代在知識階級所愛好的領域內是特別輝煌地有特色的，這領域就是文學的世界。於是牠底最輝煌地特自的表現者的一人，就正是沙寧底著者阿爾志跋綏夫氏了——他是借自己作中的主人公底形態，給與出知識階級環境裏的反動的氣分底精髓，他是以在現實所給與的以上的色濃的繪具描畫了這形態的。因此，作品是，在藝術上雖失去了什麼東西，而在政論家的一點上却給與出豐富的營養了。在渡過半世紀的那放浪之後，平民知識者是彷彿變成爲沙寧了。『怎樣地達到了這樣的生活呢』——關於這個我們是已經下了觀察了的。現在，我們要來檢點一下『這種的』生活是什麼看。

三 沙寧是什麼人

沙寧是代表怎樣的典型的呢？我們在本論文中，要盡可能地努力在沙寧與巴札洛夫之間引着平行線，如此說，是因為我們說完了一切之後，就會知道這平行線極其有用的。

和巴札洛夫同樣地沙寧也不知道何等教育的影響，他自己教育自己的。『在生涯中最重要時候，』阿爾志跋綏夫氏的小說這樣說道，『那在人類與自然的最初接觸的影響之下人構成着性格的時候，烏拉齊米爾·沙寧是離開了家族過去了。沒有一個干涉他的人，誰的手也不會抑壓過他。於是這個人底靈魂是以自由和獨特的姿態組成了，正像曠野中的樹木一般。』（旁點是我加的）

——（著者）

這樣，我們是看見：阿爾志跋綏夫是將與屠格涅夫相同的社會學的，美學的課題課給自己了，——他是想描寫那從傳統，偏見，制定的道德等解放出來，一般地說是從現在社會底『原則』解放出來的人的典型——恰像從外部進到這社會裏來似的否定者的典型的。但是在二個作者底問題的處置法中，差異是即刻顯露出來的。巴札洛夫的離裂，他的『外部的』發生是無可疑的歷史的事實。在巴札洛夫的面前，實際上，新的典型——平民知識者，『從外部』，從全然不同的環境，進出到現在的社會。同時，這典型的成長，是在實際上關於教育沒有人提及，事實上就不能不自己教育自己的這樣狀態中。

沙寧却不是這樣的。在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的主人公底背後，可沒有具有與支配階級相異的獨特的生活條件的，何等新的社會的階級存在着。(一)看小說我們可以知道：沙寧是出身於知識階級的家族，即使這家族對於子女的教育

是亂暴而拙劣的，但這是個人的事實，至少不是廣闊的社會的現象。沙寧的自
己教育是作者爲使容易證明自己底思想起見所帶來的單單的偶然。

(一)反之，這時代是，由於將那與勞動大眾之間的深淵擴大着的緣故，將有教養的階級
不消化了的。

巴札洛夫是——活生生的歷史的個性；沙寧——是作者底藝術的幻想之果
實。在這裏存在着二個主人公之間的最初的類似與最初的差異。和巴札洛夫同
樣地，在我們於小說之中會見着他以前的青年時代裏，沙寧也必須多多地苦鬥
過來的。他告訴他的母親和妹子說，『生活是怎樣地播弄着他，他是怎樣地不
能不非常地飢餓着彷徨着。』……『隨脚走去地生活着，隨手碰見地工作着，或
者勞動，或者無目的地彷徨，分明是愛酒，知道了許多的女人……』——我們
還在別的地方讀到：『在他的生活裏是沒有何等一般的觀念，他是不憎什麼

人，也不曾爲什麼人的緣故而發惱。」

於是在這兒，不拘那放浪的生活之外部的類似，就可窺看出他與巴札洛夫之間的根本的差異。巴札洛夫的全生活是由對於勞動的要求與對於知識的貪婪的欲望所一貫的。我們在上面已說過：巴札洛夫是和他的擁護者皮沙列夫同樣地對於知識的幻想家。知識是將最高的快樂付與他個人了。知識是一帖使人類社會蘇生的，再建牠的妙藥。反之，在長長的小說中作者只有過一回使沙寧手裏握着書卷的這件事，對於沙寧倒是非常地性格的的。——但是諸君以爲這是什麼書呀，——是一卷『在某時一個僧正，被圍在人衆與崇拜與香爐的烟裏，裝在金的僧袍與金剛石的十字架及全世界的尊敬裏，悲劇地死去了，』說着這樣的事故。阿爾志跋綏夫氏導出了一個伊凡諾夫的虛無主義者的多讀家，放在沙寧一起當作補助的典型，這是事實，他是讀破『山一般的書』了——然而

這多讀家的沙寧主義者所達到的是知識底否定。對於一切的引用，一切的新說的他的唯一的輕蔑的並且悲觀主義的回答，是一個『知道的』。巴札洛夫有個時候曾忠告阿爾卡其，教基爾生諾夫老人讀布赫涅爾底力與物質；皮沙列夫將科學知識的普及化認為新時代底重要的課題。我們可以將這事情和下面的沙寧與幼利新·華洛慈奇的對話比較一下看。

『你是正經地以為讀了某本書，能夠造成何等世界觀的嗎？』

『當然！』幼利是在驚愕之中看住他。

『不行！』沙寧回答道。『倘那樣的事能夠做得到，那無異說只要使大家讀同一傾向的書，就能將人類改變為一個模型了。』

在巴札洛夫與沙寧的見解上的這個完全的對立是非常特色的，這是平民知識階級經渡半世紀所經驗着的一個過程底初始。一邊進出到社會的現實的戰

場，這知識階級一邊就携來對於思想之力的無限制的信仰；這信仰是在很長的年月間養育着知識階級底生活與鬥爭。但是隨着時間的經過，對於思想的全能的力的信仰是失去，知識階級是以純理主義底那直截將偶像從王位上拉下來了，一邊將身子從極端向極端投去。

沙寧否定書籍的影響，否認所有的假說，他以為將自己的生活建造在這種東西底基礎之上是『愚蠢』的，他沒有『一般的目的』地生活着。還有，他是一概否認一切的『究極的目的』與用以達到這目的的一切手段。『黃金時代是決不會來的吧。』他說道。『生活與人就是一瞬間倘能成爲完美了，這就叫作黃金的幸福，這樣的時候是決不會來的吧。』他並且對於想再造人類關係的嘗試也下了悲觀的觀察。對於這問題的他的意見是實在很截然的，明決的。

『人是立在永遠的路上的。』他這樣證明着。『於是即使要敷設那往幸福

去的路，也彷彿像要在無限數上加上一條新的一樣的。」

『是說一切都是虛無的，「什麼」也沒有的嗎？』

『我以爲什麼也沒有。』

有着這樣的世界觀的沙寧，是不能夠本質的領有社會的本能的。他是 *pur sang*（純血的）個人主義者。巴札洛夫也是個人主義者，但是，如我們已經指摘過的一般，他的個人主義是依存在認識與「一般的利益」的追求上的。和這相反，沙寧的個人主義是純粹地自我主義的性質的東西。他們兩人，關於他們底行動底動機與他們的人生評價底規範這二者的原因，嘴裏是說着類似的文句的，但是這類似的文句之後却存在着難以計算的差異。巴札洛夫是一邊拒絕着「原理」一邊「爲感覺的緣故」行動着。沙寧對於原理也取了輕蔑的態度。『我的生活，』他說道，『是快與不快的我的感覺；拘束是什麼呀——這樣的東西讓

惡魔吃去吧！』

在二個典型之間的差異的真髓是只包含在真實底內容與他們的感覺傾向之中的。屠格涅夫和阿爾志跋綏夫都專念於給與出絕對地真實的人底典型的一事的，所以覺得是和他們底感覺相等的他們底行爲，即二個主人公的心理是怎樣的東西，又創出這心理的社會的條件是怎樣的東西之卓特的表示者。沙寧在某個地方述說着非常性格的的意見，『世界觀並不是生活理論，只是各個底人類意識；加之，人的靈魂，在沒有消滅了之間是永遠繼續變化着的。……因此，』他推論說，『在大體上，你所騷鬧着的那樣的一定的世界觀是不得有的吧……』

這個巧辯家的文句，在說明沙寧式的心理的意味上是非常地有興味的。在世界觀，即世界過程底論理的解釋之根底裏，是無可疑地一邊在下面假定着心

理，一邊存在着意識的。但是重要的事是如此：在某個社會形態上（在進到社會形態之中來的各個的人也一樣，）所與的意識覺得長期的，恆久的；而在別的東西，尤其在某個歷史的瞬間裏，則意識是非常地脆弱，在外面的事實底影響之下即刻變化着，帶來世界觀底迅速而容易的變換了。意識與世界觀底堅硬性或脆弱性底原因是隱藏在人類之共同生活的深奧的根底裏。個人與團體底心理是因他們的生活與存在之一般構成而決定；在後者（指生活與存在——田譯註）的組織上，許多場合都演着決定的角色者是物質的利害，即生活底獲得幸福的手段。這等利害底確實性和堅牢性就決定着心理底確實性與堅牢性，同時決定着世界觀底確實性與堅牢性。

所以下面的事是完全本質的：意識及世界觀底最脆弱的人，是那不會以直接的和確實的利害在社會生產過程上發生關係，只在『上層』的域內活動，並

不創造生活之物質的幸福，依據別個階級收益而生活着的社會集羣。顯明地帶着這樣的性質者，不用說是那在知識階級的集合的名稱之下的一羣了。

我們在上面是追跡着從巴札洛夫起至革命的時代爲止的平民知識階級底發達底足跡了，這知識階級是沒有可以組織具有自己所決定的利害底自主的階級的力的，她是繼續地從一個階級的擁護向他個階級的擁護，從一個世界觀向他個世界觀移動着。在革命的前夜，是被契訶夫式的氣分所一貫着，牠是無感動的，悲觀的。蘇生了的社會運動又彷彿加給牠以勇氣了。牠是實心地參加着政治鬥爭，組織着，憤怒着，騷鬧着了。暴風一般的一九〇五年到來了。平民知識階級就以不會和堅固的生產上的利害有關係的集羣所獨特的神經過敏，一邊搔着頭，一邊投到戰爭的旋渦中去了，甚至於政治集羣，有時甚至於參加防衛戰……於是，這却只是爲了和最初的不成功同時地逃避開戰野，否認

着自己的熱中，詛咒那在以前自己以非常的熱狂叫喊着「暴行」起見的。(1)

(1) 在一九〇四年——一九七年之間，俄國知識階級的事變和牠的分裂及牠的極端性，將於

要社會學的地知悉這階級底性格的人，是非常足以參考的。『Doeh sheht's inheim

andren Buch und ist ein sonderbar Kapitel』但是這事情是在別的一書中設着特

別的一章了。(在這裏我們的注意是集中地向着不同的題目。

對於『極端性』『革命主義』，一般地黨派性，及政治的反動，便開始了。在這種年月之間，知識階級是完全失去了自己破舊的行李，至此就突然想營完美的生活，極想嘗味這世界底快樂了。對於前個時代的義務的愛他主義，有『本質的』自我主義對立着；對於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個人主義對立着；對於他們底義務的觀念——有個性的自由；對於他們底社會的幸福的理想——有

個人的幸福。造成沙寧型底根底的那見解，要求，觀念，就在這對於給被搾取階級的服務的反動的霧圍氣之中出現了。

根據關於沙寧的傳記的斷片的知識，我們知道他經驗了不少的變換。『也會有那樣的時候，』他敘述說，『我誠懇地就着基督的生活底理想而幻想着的時候。』這是蘭兌底對於託爾斯泰主義的熱中的時代。（在俄國的知識階級的歷史裏也曾有這樣的時代。）但是沙寧，據他所說，是早已『明白地眺望着他底生活，知道牠是十分地不幸的，貧弱的了。』在別個地方，我們知道他『有對於政治鬥爭的冒險的參加』，但是這樣的熱中是終熄着，他是『感到厭倦，同時放棄了那工作了』。於是那時候，沙寧是成爲像自己所想像似的『本質的』人了。

巴札洛夫與沙寧在自存與獨學的意味上是怎樣地『本質的』吧，但他們的

感覺是非常地不自由，全然依存着一定的原因，全然依從着一定的規準的。這和下面的事實相似：卽是音樂的人對於音感覺雖是感覺的的，但具着純重的聽耳的人，例如在迦爾洵的作品中出現的那『聾』，却等於缺乏感受這等的感覺的能力；現在由我們所檢點着的典型是不論那一個都比誰更容易地感受到並注意到這等的感覺的，他們是豫先適合於這等感覺，感受這等感覺的那官能並不遲鈍的。換別的話來說，則在我們的攝取的根底裏，是存着相等的『意識』，心理，又存着我們所說的相等的心理底社會的立證。人雖主觀地將自己底感覺認為是自由的，自覺的；但感覺是客觀地被那一般生活條件所決定的。

巴札洛夫，是在勞動與知識之對於貴族的無爲與美學的對立狀態中教育着自己的。他的心理是對於『父』沒有性格的的感覺之發生餘地地被構成了，——他的感覺是新的規準的東西——他的感覺，像我們所注意到了似地，是發出新

的民主的社會的要求的氣息的。在巴札洛夫，那喚起了性格的的現實的否定來的他底感覺是這樣的東西，那成爲他要『和人類相周旋』的事的原因的感覺是這樣的東西。巴札洛夫是代表平民知識階級底青年時代的，他的憤激是從力底充溢與過剩發生的，在他的面前是展開着豐饒的勞動底無限的背影。他是自立的知識階級運動底族長。

沙寧的心理却以別的方法構成，他的心理是在別的感覺之後展開着空間。和巴札洛夫相對立，沙寧是在知識階級時代要完全告終的時候出現在這世中的，他是在知識階級從經了半世紀的那行動的迷夢裏醒轉來的瞬間，在想從社會的服務逃遁到美好的生活的瞬間，當作知識階級底長的歷史的產物而出現的。造成他底意識的根底，是過去底否定。他的魂只適於去體驗自我主義的感覺，將感動和內量都狹閉在個人的滿足底壓榨着的限度內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說道，『我要求生活不使我受苦。因此，最要緊的應該滿足自己底本質的的欲望。……只有欲望纔是一切，——人的欲望倘死了——人的生活也就死了，殺欲望——是自殺！』

『但是欲望也有惡的時候吧。』

『恐怕有的。』

『那時候？』

『同樣的事呀。』沙寧優美地回答，以分明的，瞬閃着的，眺望着幼利的臉了。

於是在這個『瞬閃着』眼的回答之中，就可看出沙寧與巴札洛夫之間的難以計算的差異。『於是誠實——那也是感覺嗎？』阿爾卡其詢問巴札洛夫說，『還要說的嗎！』巴札洛夫回答了。沙寧也答着同樣的回答吧，但重要的事情是這

樣：巴札洛夫是只對於自己的感覺能夠是誠實的，而沙寧底感覺並沒有誠實與不誠實的差異。於社會的關係上的誠實——這是『一般的利益』的考慮，我們知道這事情在巴札洛夫底功利的道德之中是演了決定的任務的。沙寧底道德是將基礎放在個人的利益（正確地說是享樂）之上，在這規範之前誠實與不誠實是消失去全意義的。所以沙寧，當作當然的結果，就達到如下的結論：那能成爲『本質的人』，即離開偏見的自由的人，是只有那在道德上與生理上都沒有責任的人。

『照我想來，』他在一個地方說，『只有酒漢是生活着的。不用說……酒醉着是爲所欲爲的……倘想飲——就飲，想跳舞——就跳舞，而且並不自己底快樂與喜悅爲可恥。』又在別個地方，沙寧對於惡漢也說了同情的話。

『他（惡漢）做着對於人類完全本質的行爲。他看見了不屬於自己所有的東

西，倘他以爲那是美好的東西——就想劫掠——看見了不能給與自己的美麗的女人，他就以暴力與欺騙奪取她。而這是完全本質的，因爲對於享樂的要求與理解是表示本質的人與動物不同的僅少的特質之一。動物是——牠越是動物就越不懂享樂，越沒有獲得牠的能力。動物是只會處理欲求的。我們在下面一點上是一致着的：人被創造出來並不是爲苦惱。苦惱不是人類欲求的理想；禁欲不是人獨特的天性，那最真實的人——就是不隱瞞自己的欲望的人，即在社會生活上被稱爲惡漢的人。」

倘若巴札洛夫聽見了這長長的談論，他必定向對手背過臉去，開始去做蛙的解剖了吧。不然，即使他謙遜着和沙寧對談了，他也定對沙寧說明吧：第一沙寧是無學者，因爲動物是比他更『理解着快樂』的，他是比動物更不巧妙地處理着要求的；於是第二，知的活動是比掠劫別人的東西或姦奪美女，更能夠給

與更高程度的快樂的。此外，巴札洛夫將更指示給沙寧；完全不將自己底行動引張到一個初步的生理的作用方面去，完全不將個性底基礎放在叫作物理的力的那偶然的贈物上去，纔能夠主張自己底自由，守護自己底個人性底神聖。

實際，倘諸君很注意地就阿爾志跋綏夫氏的小說通讀了，則諸君一定可知沙寧是大吃着。鯨飲着，在許多的場合是多多地饒舌着完全無用的暴言，大膽地爭鬥着，以貴族的方法誘惑着美女的吧。他是並不達到這樣的要求以上去的。而且就是他夢着未來底那燦爛的光景（沙寧是非常地非研究的的，所以他，不拘自己底大言，並不想描出『黃金的世紀』。）也不會使他底範圍推廣。

『我是時常夢想着幸福的時代的。』他說道，『在那時代裏，是沒有什麼在人與幸福之間阻礙着的東西，人是自由地無所懼怕地將身子委給那許給自己的快樂了。……人當作動物生活着的時代，是野蠻的，粗野的，而且貧乏的；』

『肉體從屬着靈魂，被拋到後門去了的這我們的時代，却是意想不到地柔弱。但是人類的生活不是無意味的，人類是在完成着新的狀態；在那時，野蠻主義和禁欲主義都不存在了。』

沙寧底心理學與倫理學，大概看了上揭的所引可以很明白了吧。現在我們要來檢討一下當作社會的典型的沙寧是什麼東西，在社會底變革過程上的他底任務是如何的東西。

我們已經略略指摘過了：沙寧不是活生生的真實的典型，是在傾向的文學之中可以多多地看見的構成的典型。作者將那在知識階級環境裏發生着的一卷中有特徵的各種的特性，收集在一個手把裏，總計着牠們，一邊創造了這在現實上看不見的典型了。沙寧的特質的總計是表示平民知識階級底經濟半世紀的那傳統的否認，在社會生活上，最先是否認給被壓迫階級的服務，在個人生活

上——是否認義務命令。這樣的知識階級之中的大部分，是一直從前以來感到『原望』與感覺之間的錯誤，被傳統的社會的並個人的道德所牽引着的。在僅少的瞬間，這等的矛盾是彷彿在社會的拾頭底影響之下被拭去了，但是單單這一回，重新要更激烈地爆發着，這回是分明地，在不得收支以前一一不能不行最後的清算了。一邊與自己的過去斷絕着，一邊就實質的地並形式的地從十年之間結合着的勞動大眾最後地離開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俄國的社會是早已造成如此的，同時並一日一日地在繼續造成如此——是對於勞動大眾的離反，就不可避地導起對於支配階級，資產階級的擁抱。即使沙皇型的人們並不以為他們自己底見解是這樣基礎的東西，他們無論怎樣地以無政府主義的外衣裝飾着吧，無論如何地在『榨取他人底血液而生活着』的這通信處底周圍投了緊張的言語也吧，他們底出現結局總不過表示向資產階級方面去的平民的知

識階級底新的足步而已。在現在，這事情對於有些人許要以爲是詭論，但是請將正在體驗着的騷擾的要素鎮壓着呵，今日的詭論就要成爲什麼人都明白的事實吧。

戈理基論

原
书
空
白
页

諸君，倘若世界不能尋出往聖潔的真理去的路，那麼給榮譽於那使金色的夢和人類結合起來的狂人吧。

一

當作一個想使關於聖潔的真理的金色的夢和人類結合起來的狂人，瑪克西姆·戈理基 (Maxim Gorky) 出現了。那是在俄國底社會裏還橫着八十年代的反動底重苦的蒙罩，在生活底表面上是微弱的褪色的契訶夫型的人們在悲苦地彷彿

復着，而那已經在什麼地方的底層裏生出來的，新的，勇敢的，力強的東西還在社會底懷中隱藏着的這樣的悲惱的日子；——戈理基當作大胆的狂氣的果敢的宣言者而一步踏出來的，就在這悲惱的日子裏。從這日子以來，戈理基底當作藝術家及政論家的行動，就是對於會理解人類底共存，會使人類生活成爲合理的和幸福的那道德的起始，即真理的一個唯一的連續的探究。

從創作底內容看，戈理基是契訶夫底否定者，同時又是契訶夫底繼承者。契訶夫底當作一個作家所分擔到的工作，是在表現那落在卑屈與沒落之慘暗的時代中的俄國智識階級社會。於是他，像一個寫不治患者的疾病來歷的醫生一樣，浮着悲苦的受難者似的微笑，描寫了這社會。契訶夫是很瞭然同時代人底成爲卑屈了的靈魂的，但他自己並不和這靈魂分離，他不僅能夠更新俄國社會的那唯一的力。實際上，『過了十年，我國會有憲法吧。』這說話是應該歸於

契訶夫的；實際上，在晚年的作品裏，他是豫言着新鮮的活潑潑的要素要從陰慘的現實逃到新生活去的事的。但是，這不過是詩人似的怯弱的不確定的豫感而已。在社會底表面上開始劃開了繼續到前世紀的九十年代後半期來的那道路的新生活底最初的萌芽，對於舊知識階級底心理是新的，奇異的東西，豈但不能信仰，連理解和評價都不夠的，而契訶夫自己也是這舊知識階級底一員。這萌芽堅實起來，常作成爲強力的樹木的果實，知識階級的『父親們』雖評價着了，可是那時仍不能理解牠，相信那真理。

要聽那在生長着的新生活之尚還柔弱的聲音，在進行着內部甦生的年月裏，聽的人自己必要具着活潑生氣的靈魂。要決定這使命，特別必要新入底誕生。於是這樣的藝術家，瑪克西姆·戈理基生出來了。他是，站在二個時代的境界裏，在俄國底社會正要起偉大的崩壞的瞬間出現的。——他向昨日的那有

生活力的分子——從契訶夫式的社會遁走的那些人——伸出了手，向他們顯示了那多芒的明日的光景——七色的，輝煌的，恐怕過於輝煌的光景了。惟他纔是做著當作那正在成熟起來的暴風底傳達者所分配到的工作的人。

自九十年代的中項以後，在俄國底社會上那從一直以前就已落地的崩壞開始暴露了。那是從農業的，村落的，地主的俄羅斯，往工業的，都市的，資產階級的俄羅斯去的轉移。經濟的變革，漸次地把新的社會階級——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即刻占了自己獨特的，自主的，獨立的地位了的無產階級——推動到顯著的地位上了。從進出着歷史的戰場的最初之日起，這階級就宣言了自己在社會的並政治的生活上帶來了革命底開始。空氣中是漂盪着即要到來的暴風底氣息了。

這些深刻的社會經濟的變化，當然的結果，多少影響了與勞動階級共運命

的有密接關係的那社會階級底智性。於是最先地反映着這事的是智識階級中的革命分子。無產階級運動底自己獨特的意識形態是初始被組織着了。

但是，即使政治的意識形態是採取了正確地與勞動運動底意義和傾向及課題適應的全然特定的樣式（馬克思主義），而關於美的意識形態却不能同樣地說了。雖然同是人類底創造活動，但這個美的領域却依從所謂生活之詩的反映這自己底特長，很少正確地反映着現實，常常落在現實底反映之後的。具有特定的階級特質的藝術創造活動，是只有在階級本身已顯明地被形成，自己底獨立性已意識着的時候纔被組織成的。在將來的戰鬥的階級之先進的幹部剛纔形成，不明瞭的，容易溶解的，渾沌的觀念還支配着智性的黎明期，美的意識形態是僅僅貫穿着散亂的快樂的豫感和絕望，充滿着那蓄積着的力底剩餘與想將這剩餘的力向外發洩的貪慾之意識的。

因爲在自己之下還沒有感到堅固的，現實社會的地盤，這美的意識形態是和現實主義全然不同的東西。這美的意識形態，是從對於正在成熟起來的即要到来的物事的豫感而發生，以幻想的要素彩色着的浪漫蒂克的东西。馬克思在一個地方特別這樣地述說道：『在無產階級還未發達，而且還不過幻想的地顯現自己底狀態的時期裏——那從最初的充滿的豫感和想把社會完全變革的無產階級底欲求而發生的東西，是未來社會底幻想的表現。』這向幻想去的偏向——不論在政治的或藝術的建設的任何一個的界限內——在藝術作品之中是當作向浪漫主義去的偏向而出現。作爲一個色彩還沒有顯明的無產階級大衆底表現者而出現的戈理基，一步踏出在浪漫主義底旗下，正不是怎樣不可思議的事。於是在『瑪加爾·巧陀拉』發表後的十七年間，無產階級底急激的發達，是一邊將戈理基變化爲勞動階級底一個開發的的意識形態，一邊使他的創作的內

容都根本地改變了，——但是，到今日為止浪漫主義的錦繡是還成爲詩而保存着的。

浪漫蒂克的詩人是不單將周圍的世界當作藝術形態，並且當作誇大的線，濃厚的彩色，可能的形式而容受着的。而且當再現美的形態和情緒的時候，不是照容受了進來的那樣，而是自己流地誇大着了。這樣地，浪漫蒂克的創造活動，是因了線與形式與色彩與明暗與背影而伴着二重的可能性。因此，浪漫蒂克文學底形態是異常地浮彫的，顯明地，華麗地，容易償補那非現實性，比寫實的形態更能喚起強烈的情緒。——但是，寫實的形態比浪漫的形態更伴着靜的，深的感動，是不待說的。

戈理基跳出到文學的世界是當作這樣一個浪漫蒂克的。代替粗野的，寫實的真理，他拿來了『金色的夢』——使智識階級的頭眩暈的那金色的夢了。於

是，終於，即使生活本身和戈理基這人要使智識階級想起現實的真理，——而智識階級是總不能除拂去幽幻的夢的。

能夠將戈理基底文學的行動區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是所謂『浮浪人』故事的時期，——以根本的心理是與第一期的故事同一的爲理由，最初的長篇小說的嘗試福馬·戈爾吉耶夫，三人，也必須歸算到這期裏來。在第一期，對於現在的社會機構底不正與非組織性和愚劣之個性的抗議，是成爲一條紅綫迪過來的，——『生活狹窄，我却廣闊』，是其公式。對於作者，是只有人類底個性——纔是一切，而現代社會底組織是壓抑着牠，使牠腐爛，滅亡。作者是要探究出那會有益於自然，生活的建設，和個性底解放的那種力而前進着的。那種力，在被否認的人——浮浪人底環境中，或在資產階級（福馬·戈爾吉耶夫）底環境中都尋不出來。他底視點就注向知識階級了，——這是他底創作活動的

第二期。可是，這也終於徒勞。在這裏，他就無情而地啄擊着無意志的，悲哀的，缺乏果斷心的智識階級，不理解那養活自己的人民的智識階級。在第二期裏，當作主要，有至敵為止的，作者的戲曲作品。從這戲曲裏，能夠看出那在母親，懺悔等的小說中分明地表現着的轉向。這是第三期——作者在勞動階級之中選擇生活底建設者。以上是不屈的真理探究家戈理基的創造活動底發展系統。我們要一邊詳細地分解，一邊親切地接近他底探求看。

二

戈理基提供在公衆之前的初期的故事，成爲屢屢使世人對於作者底真實的心理投以不正確的觀察的東西。因爲描寫那執着生，有享樂生的能力的，力強

的，剛胆無情的人，表現了強大的感情，激烈的熱情及果敢的發作的緣故，戈理基早就得到超人底歌者這錯誤的評判了。雖然和這種充滿着浪漫蒂克力的熱情離開着，但貪求着這個的讀者社會是不但在戈理基的故事之中看取了剛胆的受自由的力，並看取力底担任者——浮浪人——底理想化。這個強大的體驗，對於讀者是不適合的。他們能夠做的事，只是當作因一定的距離而軟弱了的其他人的體驗而容受，即只能和所豫定的體驗之担任者一起地受取。結果——是難以壓抑的浮浪人崇拜。

將戈理基作為有志於浮浪人無產階級底理想化而評價，是十分謬誤的。我們上面所述的社會的條件，在戈理基底靈魂中生出果敢的，激烈的，自由的感情與思想；這是不可避地跟隨着任何的革命的變革的，沒有這個，則連革命這東西也不能心理的地領會了。實際上，在當時戈理基底革命的心理還差不多沒

有形式，沒有組織成一個整然的世界觀，他是無訓練的，是無政府的。但是他底根本的氣分却表現出成熟了的革命底輝耀的徵候。

作爲一個藝術家，戈理基是想將自己底體驗造成活生生的形態。對於這事所必要的東西，是那不能撰綴的，卽生活所附與着的現實的具體的材料。他像秤一般地分用着自己底個人的感情與思想，到處探尋這等思想與氣分的担当者，一邊就走近了在自己的生涯裏所遇見的種種的社會階級。於是在這裏最應該注意的，是他在實人生底任何地方都找不見這種担当者。他只發見了下面的事情：卽是在被萬人所輕蔑的，被否認的人們的環境中，諸君能夠遭遇——和憂患與罪惡一起地——在統馭着財富與學術和學校及警察的所謂有教養的社會裏所不能發見的，有價值的道德的性格。

這樣，在諸君的面前，就可出現着強盜，盜賊，酒漢，並且有時可成爲殺

人者的那捷爾加西。這男子是怎樣地勇敢，對於那成爲『有教育的』，『有智識的』人們底互相爭執的原因的金錢，是怎樣地懷着輕蔑。或者再拿伊舍爾該利老婆子做例吧——對於『有教養的』人們之沒有熱情的消化不良的愛，有加以輕蔑的權利的這個女人，她的體驗是怎樣地豐富，感情是怎樣地深刻的呵。又如在筏上的瑪利瓦與瑪利加。再看騙子底無任所的普洛姆特夫吧，這食客尙且以雖有『七個銀加貝克』的價值而仍不能抵『五個銀加貝克』的事誇耀着的。可以爲人類底誇耀的精神的特質——果敢，矜持，自由愛，對於金錢底力的蔑視，強烈的感情，衷心的感激，等等，全部都從有教育的社會被失去，被忘却了。這等特質只有在社會底無用物之間纔能遭遇到，這正是有教養世界底恥辱。實際上，這等特質并不是從——支離滅裂的，屢屢因憂患而魔醉了的——浮浪人或無賴漢那兒造出了帶着『人』的面貌的有價值的代表者，而遭遇這等高價的特質

却只有在他們底環境中；這事是很特殊的。

像這樣的，是在第一期的故事的戈理基的見解。但是，倘若諸君以爲：只有矜持，果敢，對於市人式的幸福的輕蔑與嫌惡等特質，一句話，只有頑強的強奪者底特質纔對於戈理基是高價的；這等特質只有在主人公——浮浪人底環境中纔能發見：那麼諸君是錯誤了，而要成爲把作者的心理的輪廓之錯誤了的表象容受進來吧。反之，他掘發這等特質，是依據客觀的社會的性質底導誘；他自己底主觀的，個人的同感是將他牽引到別的心理特質；特別是善，愛他主義，柔和，人道等的現象去了。戈理基是澈頭澈尾的人道主義者。

作者是以怎樣程度的愛，在那被否認的人們底高尚的人道的特質上加了刻印的？試取作者對於愛抹利安·比利亞伊的態度來做例子吧。『是的，』說述着有一次曾救了一個圖謀自殺的少女的故事的時候，這個生成的浮浪人熱心地說

道：『在四十七年的生涯裏沒有做過比這件更好的事的記憶了。』去想一想一個秋天或金釵事件底可感動的故事吧。去考察一下作者對於在鋸齒中又在厭倦這故事中的鈍重的夥伴的態度吧。

倘將戈理基的故事分類爲二個系列，一個爲傲慢的，峻列的，果敢的故事的部分，另一個爲表現善良的，柔和的，人間的的東西的故事的部分——則那時候，諸君會接受到一個關於作者的明白的印象吧。領有作者底心理的，分明是這等的心理特質。那被浮浪人底『惡魔性』所魅惑的讀書智識階級所以不能透澈地注目到這件事，是因爲人道的特質對於自己太接近太習熟，並且有另一個的特質蠱惑的地新奇地眩耀着的緣故。『爲什麼我非將別人從不好的道路引導出來不可呢？』我的侶伴底詐僞者這樣問道。『照我自己所走的路來送他好些。』這樣，成了知己以後，也許可以再會到。有時候也有非互相救助不可的事

吧。』——『我爲那有了年紀了的詐僞者與其浮世哲學奪去了魂了。』作家自己也好像同感似的那個說話的對手附說道。對於戈理基，這個浮世道德是比捷爾西底修飾的，技巧的，反社會的道德更覺親密的。但是，家內產的超人們却被捷爾加西底道德所牽引，甚至想將牠和作者結合起來。

但是，戈理基非將自己底氣分加到浮浪人底世界上去不可的這事實，是不得不反映到作者底心理，及心理底發展上了。一方面，我們上面所述的思考底無政府性，他方面，與無政府的的浮浪人環境之創造的連結，——這二者形成了那成爲戈理基思想漸次伸展的原因的一個堅固的圓。實際上，因爲這原故，不能否認在作者底藝術的體驗與那應該被作者所描寫的環境之間有堅實的調和生出。戈理基是由於這個調和底許可，爬到了那從意匠看是更深刻，從社會學的見地看是更有興味的，在最近的作品中是早已不能達到了的藝術的高點

了。

我們現在正在這裏檢討着的戈理基的這個活動期，是塗着無政府主義底色彩的。『人生狹窄，我却廣闊。』這公式，是可以用於社會的個人性底糾集這方法——由自己底個人性之防禦來解決。於是，有許多時候這是用對於野蠻的破壞的貪慾來解決的。這種抗議的哲學在格里修克，阿爾洛夫底說話中表現出來。『將全地球粉碎為微塵，或者結集伙伴的黨徒，或者將猶太人……殺得一個也不留，不然就幹和這類似的事，這樣，就可以站在一切人的上面，爲了可以從高的地方既吐那些傢伙以唾沫……而且要對那些傢伙說——呀，污穢的你們。是爲什麼生活着的呀。怎樣地生活着的呀。你們是些浮面的騙子，不過是如此。』在這原始的無政府主義之中，當然沒有那對於社會之社會的抗議的要求；即使是個人的，那在廣闊的社會的利害的名目之下，想重建社會於更好的

始源裏的要素也沒有。從無政府主義的糾集向更沈思的分析的推移，不過在這期間的終末纔漸次地完成。這事情最分明地在小說福馬·戈爾吉耶夫中表現着；在這裏，嘗試着想選擇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的典型——從和伊格納特·戈爾吉耶夫或阿納尼·西丘洛夫類似的，點滴積蓄成的金錢之掠奪者，以至歐羅巴的資產階級它拉斯·瑪亞金，從酒漢的浮浪人以至前衛的勞動者。但是，在這小說中，福馬底探究是以那離開社會的抗議與社會的勞動的無政府主義的分離來解決的。雖如此，作者的思想在這些年月間已漸次地進化着，以前的浪漫蒂克的，浮浪人底世界表象是漸次地磨了稜，至於採取更現實的調子了。這個進化的結果，戲曲深坑現出了；在這戲曲裏，以前的主人公們——『過去了的人們』——是成爲不幸的悲愁的，逸出車軸的，被生活所粉碎的人們而出現了。深坑——是戈理基創造活動第一期末底根本的結算。在這裏，說述着對於社

會的無政府個人主義的抗議底最後言語，在這裏最完全地形成着在這期間的作者底探究，並且安放了作者底行動的第二期裏所必要的要素底礎石。

爲戈理基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戲曲深坑，即在作者自己底發達上也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從一方面看，這戲曲是總算着浮浪人的故事底全期間的東西，而且這不是單單的機械的決算，是作者在這期間的終末所走到的，道德的，社會的評價。在深坑發表的直前，作者對於有教養的社會投了『峻烈的』言辭，但在這裏是成爲將峻烈的言辭向浪漫蒂克的浮浪人而發的階段了。將他們所着的戲台衣裳拿來看吧——那時，他們成爲在實人生上的愁苦的不幸的完全的人們了。在他們對於社會投了他們自己底——正確地說是作者底——『真理』的現在，他們需要一種和那連最後的希望都要殺死的慘酷的現實的真理不同的，別的真理的言辭：這是很明白的了。對於他們，那能醫治他們的生活

的真理是絕對地必要的了。在這裏，作者遣送他們一個魯加老人——人道底哄騙者，在煩惱與虛偽之中貪求安慰的人們之虛偽的安慰者底永久典型。

在這裏，我們的面前展開着戲曲深坑底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惟這個，纔是立在最近戈理基底文學行動底中樞的真理探求。作者借了魯加老人的口，對悲慘的被否認的人們貢獻了幻影的透明的真理，一邊和生活的現實的真理對比着。

……倘若世界不能看出

往聖潔的真理去的路，

那麼給榮譽於那使金色的夢

和人類結合起來的狂人吧。

基督教時代以來，任何的改革者都拿來給與悲慘的羣衆的那幻影底福音，

在戈理基這裏也從他底行動底當初就隱隱地潛入了。連在關於說謊的綠鶯與愛
真實的啄木鳥（一八九二年）這故事中，綠鶯尙且說道，『我說了謊了，誠然，
我說了謊了，爲什麼呢，因爲我不明白在茂林的那邊有着什麼。倘能夠信仰，
能夠希望，那是怎樣地好吧……就是我，也萬分地想喚醒信仰和希望的——因
此，我說了謊了。……也許啄木鳥是對的吧。但是，假定真理成爲石子載在翅
子的面上，於是不能在空中高高地飛翔了，那麼啄木鳥底真理到底成爲什麼東
西了呢。』經過十年，深坑中的克拉西奇以同樣意味的話說着這個。『是什麼樣
的真理呢？真理在什麼地方？（以手扯拉穿着的襤褸衣服。）呵——這就是真理
啦！沒有工作，沒有氣力！這就是真理——也沒有住宿的地方！非橫死不可了
……呵，這又是真理呵！隨意吧！哼……究竟真理對於我們是什麼東西呀？』
這是從醜惡的現實的逃避。強者——向天國（鶯之歌），弱者——向幻影之國。

這是，在文學行動的第一期裏，戈理基想給與出的唯一的出路，同時又是與生活的和解。

三

爲對於在絕望之中滅絕着去的現代社會底繼子們的戈理基這種態度之根柢的那浪漫蒂克的氣分，是遲早定將作者導到和那與幻想底飛翔很少緣分的，全然不被『剛胆的人們底狂氣』所牽惹的，同時代的典型的俄羅斯知識階級的敵對的衝突去的。實際上，對於知識階級的惡意態度，就是貫穿戈理基全部故事的紅線。在無禮者之中，作者極憎惡地鞭打新聞自由主義者們的虛飾；在華倫加·阿萊棧瓦中則暴露或一學校講師底穢濁的小心；在關於惡魔

中，是描寫着表現在對於『愛讀』作者的態度中的智識階級社會底鈍感；於是在純粹地浮浪人的故事之中，智識階級出身的浮浪人是比純平民出身的浮浪人們，更卑屈，污穢，慘忍的。

對於智識階級的這種惡感情，從在深坑中 戈理基與浮浪人分袂以來，就成爲支配的的東西，最終是至於占第一位了。作者的對於智識階級的批評是充溢着第二期，正確地說是過渡期，在全部戲曲——市人，別莊主人，野蠻人——之中，由於在那厭倦的，卑屈的，對於誰都非必要的生活上劃了線，他描寫出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底環境。就是那些從衷心願望人民的幸福的人們，實際上都是離開人民，不理解人民，對於人民底生活是完全隔膜的，反而以慈善行爲侮辱人民，排擠着人民的。但是，這裏有一件不可忘記的事，那就是戈理基在當時能夠評價從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的環境出來的青年底愛他主義的，用

意不怠的犧牲與決斷；並以優美的愛愛撫着的。（參看『敵』中的典型）

對於知識階級的否定的關係，是表現在發表於一九〇五年的終末『新生活』上的當時喧鬧着的叫『關於市人階級』的一論文中，戈理基將一切的俄國文學都看作『市人階級的』而非難着，有定評的文學總帥不用說，『甚至』連陀斯套伊夫 司基，由於喚起了神人主義的家內產的神官底獨特的號哭，都不能除外的。自然，戈理基的論文中有許多是還建立在疑問之上的，俄國語的『市人階級的』這句話，並不是和歐羅巴語的『資產階級的』這言詞一致的，而且這是帶着卑屈的，限制的，笨鈍的餘味的話，戈理基並不是想以這個餘味來非難俄羅斯文學。但是，將戈理基當作俗人趣味而叱責着的『文化』底防禦者們因這餘味而舉揚起來的那號哭，却證明這一擊是準着正確的方向。

在戈理基的對於知識階級的這種敵意底根柢裏，不用說，橫着鷲之歌的作

者的浪漫主義，與俄國知識階級底往時以來的現實主義之非形式的區別。但是，敵意的原因是要更深刻，他自己是從在俄國被稱爲人民的生活的那地獄出來，通過在俄國社會裏的中流無產階級所分到的一切苦難與苦痛，戈理基就從這裏帶出非常悲哀的叫喚，及對於造成這悲哀的人們的酷烈的嫌惡來了。於是在這裏，他在生活底被建設得很美滿的表面上，一邊憤慨着一邊指摘出：在受苦的下層階級與獲得勝利的上層階級之間，有一個使最近弛緩着，肥滿着，俗化着，滿腹着了的市人階級底幸福建築成功了的，豐滿地成爲集羣的特殊羣——可厭的知識階級——存在着。這階級，在安息日或祭日裏，雖還保存着說述『貧苦的人民』與『可痛的良心』的舊習，但在一星期中的其他的六日裏，是熱心地援助着那以奴隸契約束縛着『下層階級』而想將他們底過渡的苦痛成爲不朽的東西的『上層階級』的。於是作爲以嫌惡之念，對着以領受了所謂物質的幸

福這扁豆湯爲代價而賣掉了自己底尊貴的社會相續權的知識階級，投了峻烈的言辭。戈理基的對於知識階級的這種敵對關係，又尤其使他在浮浪人的問題上引了線，——在這問題的清算後，他是在前揭的戲曲中對知識階級直接地取了反對的態度了；但這是，在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之成熟了的事件與作者自己的思想之漸次的發展，使作者理解了只有無產階級纔是開始社會底建設與被壓迫大衆底悲哀之廢絕的唯一的人這件事以前的事。戈理基就以那對於這樣完全的人與藝術家是性格的的誠實，公然地加入勞動階級與社會民主黨了。

勞動者底世界底代表者是在戈理基的初期的故事中也是朦朧地出現着的，例如在故事無禮者，小說福馬·戈爾吉耶夫戲曲深坑（克拉西奇）等裏面。但這等一切的人物覺得並不是專攻的心理與意識形態之擔任者，——他們比本來的勞動無產階級，更近於浮浪人。表現了比較一定的無產階級底心理的特

質者，是市人中的尼爾。在這裏是早已沒有無力的無政府主義的破壞欲了。『盡我的精神底所有手段，』尼爾說道，『使我想干涉生活之叢的叢底願望滿足……握着各種生活之叢，拒絕的東西拒絕，援助的東西援助……在這裏有着生活底喜悅。』但是，在戈理基的作品中，送出最初的真正的產業勞動者，是在戲曲敵之中。這是第三期的開始。

可說是在這期間的戈理基的最著名的勞作的東西，是表示了作者底思想發展上的二個尺度的值得特別注意的小說母親與懺悔。第一種作品最明白地反映着戈理基的生活和思想上的轉機；因這轉機，他加入勞動運動了。第二種作品表示着向所謂神主義的方向去的新的轉換。

在這裏，我們看見藝術的思索比科學的思索一般的遲延，——戈理基加入勞動運動，在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上活動，還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事；但他的

新的經驗使他組織成取材於勞動者底生活的作品，是在一九〇七年了。於是在這裏也就表現着作者的個性底性格的的獨自性。他想描寫出在勞動者間的自覺底勃興與勞動運動底生長之廣汎的繪畫，戈理基選出幾個典型的人物了；而且他，在他們的發展底來歷中，表示了現代的自覺的無產階級和企業家，和擁護企業家的那權力，最後還和他們自己的無自覺的同志之聲勢洶湧的鬥爭了。作品底活動人物並不是勞動大眾，是巴彼爾、烏拉梭夫，和那個小俄羅斯人，及魯賓及微索弗西契柯夫，尤其是母親「烏拉梭瓦·尼洛納」。勞動者的小村落，和或種插話中的鄉村一樣，僅僅是裝飾的地方而已，實際上，這不過在各個人物底行動上添了力，加了個遮蔭。即在勞動者示威行動的大眾的場面上，羣衆也比各個人物來得不鮮明。在這裏作者的前期的個人主義也在作品的構造的性質中表現出來。

這作品底最顯著的特質，是作者不將直接的罷動的實行家 烏拉梭夫 或

微索弗西契柯夫，而將母親烏拉梭瓦當作這作品底重要的中心人物。以愛底力從被封閉了的狀態中復活轉來，負任了教育兒子的艱苦，雖在腰已彎曲的年紀，却不怕甚至可以挫折年青力強的天性的那般犧牲的這老母親，對於藝術家，尤其對於尚未完全從那到最近為止的浪漫蒂克的牽引裏脫却出來的藝術家，覺得比什麼都有興味的詩的人物，是當然的事。在烏拉梭夫的陋屋的壁間，揭着復活後正在往挨默思去的基督的畫像。爲了受難者底兒子的緣故，爲了福音底說教的緣故，要與兒子分担困難的時間而復活了的母親底恣態，是怎樣地詩的的，靈惑的的呵。

但是，將母親看作主人公的這作品的這種構造——雖根本的形式是怎樣地詩的的——却是惱着一個非常的缺陷，這缺陷是本質的地反映在作品底藝術價

中。

尼洛納的復生與她的一切行動是由對於兒子的愛所規定的。實際，她是漸漸地感銘着對於兒子底工作的信仰，但在她，對於兒子的愛無論怎樣都是當作原動的要素而存留着的；——對於工作的愛是第一次的，派生的。兒子被拘禁的時候，她繼續進行他底工作，——這却特別繼續他底工作，不是社會底工作。還有，在作品的最終的場面，她在來逮捕她的憲兵的面前投發宣言，這是和兒子在法庭裏的演說沒有絲毫分別的東西。

由此，注意的中心，是從實際的直接的實行家，移到間接的實行家去了。在作品底發展上被視為心理的原動者的東西，並不是勞動者底能動的戰鬥的意志，却是可以和勞動者一致行動而鼓舞着一個勞動者的母親的母性愛。作品的後半部分，最重要的人物——烏拉梭夫，小俄羅斯人，微索弗西契柯夫，以

及魯賓——是長久間離開舞台，母親完全成爲作品底主人公了。因這緣故，這作品是在顯著的程度停止其爲敘述那煽動着勞動者之自覺的思想和感情及事件的作品，變成母性的心臟的作品了。社會的要素至於從屬着個人的要素了。

在這樣的事情中，自然並沒什麼不適當的或反藝術的東西存在着。反之，問題這樣配置反而在作品上添了一些抒情的要素也未可知。在這裏並沒有含着負號。作品的重要的缺陷却是在這樣的母親，雖能想像到，而一般地說來却並不存在的一點上。總之這樣的母親可當作個人的現象，但不能當作典型的現象而存在。她們（母親們——日譯註）不是造成當時的環境與時代底特色的東西。因這事情，母親底形態是分明地低廉了。專心於要描寫理想的母親的雛型，戈理基就不得不從這雛型將那細小的，卑微的，滑稽的東西拋棄了。而這些東西，對於無論怎樣的人，確實的，即對於現實的尼洛納，都並非無緣的。這手術並

必需施到最遠的地方去，——因為要使色彩統一，就不能不從那被視爲『真理』底担任者的巴彼爾·烏拉梭夫或小俄羅斯人或尼姑拉·伊凡諾維奇或魯賓或納達西亞等人底性格上，拋去一切細小的，卑微的東西了。這個一連的相繼而起的制限終於導到理想化的描寫去，這是最利害地在言語之中表現出來，而損害了健康的富於現實的華麗的作品。戈理基在這裏，第二次的陷墮到浪漫主義底罪障之一的裏面去了。浪漫派的卓越的地方是在將所選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特質賦與作品中底主人公的這能力上；所以，個別的地，各個這種的特性是正有存在的可能性與蓋然性的，但全體的地，終於將這種特質底担任者變成爲善行或惡行底怪物了。

像這樣，最初雖然選出在藝術的關係上非常有利的背影，但作者並不以活生生的現實的人物，倒以寫在協定宗教文書中的聖像，來充實牠。這樣的場

合·燦爛地，浮雕的地華麗地寫成的作品中的否定的人物，覺得更有興味，更藝術的，並不是奇怪的事。實際：因這理想化的偏向（有時可說是傾向的）的緣故，覺得作品是宣傳底好材料，——但是，宣傳的價值還不能用來為藝術的作品之保證。

承認了以小說母親為戈理基底創造活動的第三期之終結，於是斷定以承繼母親而出現的懺悔為新轉向底開始，這恐怕是對的吧，——即從傾向與氣分看，也從那打了筆直的路標的作品（敵、母親）很轉了一些方向了。但是，我們並不想急速地下了這樣的評價。作者主觀的地將懺悔看作這條綫底連續，是有許多的根據的。客觀的傾向在我們的眼裏也不是可疑的；但是這果是單單的傾向或切斷否——將來會指示給我們吧。

懺悔是從和母親全然各異的一面接近着社會的問題。倘以做前者的作品爲中心的東西當作對於物質的，法的狀態的勞動者底鬥爭，則在這裏就發生關於宗教的意識之危機的問題了。懺悔是——關於廢了舊的神而發明了新的神的人底探求的故事。要明白這作品底社會的意義，必需到某種程度地留意藝術家底靈魂，他底創作實驗室。事情不用說並不在探究作者及其作品主人公底見解底同一性。——對於我們重要的事情，只是爲要作戈理底精神發達底繪畫充實，將最近二種作品底根本的氣分底差異弄明白。

無疑，作者並不是單單客觀的地描寫求神者與建神者底典型。作者並用了對於他們的分明的共感。像有時在深坑中的魯加對於作者也是同感的倫理之表現者的那樣，在這裏，伊納阿和米哈伊拉就覺得是近於作者的人物。分明地，他們底建神主義的理論對於戈理自己也並不是別人的東西。從一方面看，在

母親直後的懺悔底出現，和建神主義底菜園底轉移，往工場去即往勞動者的中軸去的轉移，是表示了想將建神主義的教義導引到勞動階級底觀念的運動之圈內去的希望。

於是在這裏，注意一下下面的事就成爲非常的特色，即是：那爲藝術的真理之緊要的根柢的生活的真理，是怎樣地使藝術家爲了要把自己底思想變成具體而選擇一定的社會的材料，並限於一定的要素的？而且最後，因爲生活的真理，又怎樣地使那組成作品底靈魂的建神主義之觀念的真理底力爆發着的？

最先，作者是被迫於不選勞動者而選農民（馬特微）爲作品底主人公的必要了——作者不能使典型的勞動者成就以上的進化行程吧。加之，這百姓是一個棄子，沒有住所的人。即是從農民生活底經濟的組織裏被放逐了的人。他進了在領地的事務所裏服務而處理財務的一個代理人底家裏，娶了他底女兒，他自

已有一時也做過代理人。像這樣，嚴密地說來，他是比農民更近於小市人。從幼少的時候起，宗教心與想『依神的意志』而生活的願望，是深深地在他的心靈裏張佈了根了。但是，在舅子的抑壓之下的自己底被奪的生活，以及連神的降臨的場所也沒有，的周圍狀態的觀察，他底精神狀態成爲難堪的東西了。這時候，作者爲了作品底發展就有了另一個很好的進行，——他最初使馬特微的妻死去，接着並使嬰兒也死去，作品的主人公也成爲貧農了。於是這裏開始着他底放浪與探究。

長久受苦的阿迪西——他探求着真到祭司長那兒去，並進了修院了——使他接近着俄羅斯的成羣的浮浪人。『去，不論老人青年或婦孺，恰像一種聲音在叫一切的人似地，去。於是我貫通一切的道路走着，在地上的步行之中感到不知什麼的力量，——力量彷彿捉住我，威脅我，預定要在靈魂裏開出什麼似

的……土地這東西是完全從自己的胸裏掘出人來，並衝前去，命令的地鼓吹着人，——去呵，去訪問呵，去認識呵。」

馬特微自己也開始着巡禮了，在這裏他遇到伊納阿——可說是在戈理基新的創造期中的魯加的，求神者也是建神者。第一，成爲特色的事是伊納阿也不是勞動者，是舊的祭司。而在這裏，生活的真理是使作者到勞動者環境之外去探尋自己的新的理想的担負者。伊納阿——是新的宗教國民主義者底獨自的典型。作者底建神主義的觀點底所在，彷彿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人民，『一切勞動的人』。而且這又是對於生活的真理之全然性格的讓步。代替以前的口號——貫着小說母親的勞動階級與知識，在這裏抽出了新的口號——人民與信仰。

『一個人對我說，信仰是假的；我怎樣說？』馬特微問道。

『我說，』伊納阿回答，『說這種話的傢伙是不知道事情的，因為信仰是——偉大的感情，創造的的東西；所以信仰在人類有溢滿的生活力的時候發生，——這力量是偉大的精髓，煽動人們去行動，始終威脅着人類的少壯的理性。但是，人們在行動上是被束縛被榨壓的，從外部各種各樣地妨害着人們的，——人們以為只要將食物和金錢弄到手就好了，從自己靈魂的懷中取出活的寶物之類的事是可隨便的。而且，人們是還沒有訓練，人們不能利用一切的自己的東西，悲哀着自己的靈魂的動亂，創造怪物，恐懼着自己的靈魂底不用心的反映——不理解本體——低頭於自己底信仰底形式——自己底影子，我這樣說。』

但是，雖然有牆壁隔着，倘據伊納阿底意見，——則『建神者是活着，不死的；近頃他們又祕密地熱心地創造出你（即馬特徵）正在研究着的那樣的神——美與理性，正義與愛底神。』

誰是這樣的建神者呢？

『惟建神者——纔是人民底精髓。無數的，世界底人民。唯偉大的殉教者纔是比什麼都更被教會所祝福，——神呵，來啓開奇蹟。人的靈魂是不死的，我相信這靈魂，講着這靈魂底力量——人民是生活的起始，唯一的，無可疑惑的……——人民是貫穿過去與未來的，一切的神們之父。』

叫米哈伊洛，伊凡諾維奇的教師，也以更智識階級式的口吻在伊舍次基的工場裏使同一的理論發展着。這等種子深深地落進馬特微的靈魂中，漸漸兒他成爲建神主義的教義之狂熱的通人。而且這不是偶然的事情。根本說來，在宗教的，舊的，上帝信仰的教義裏陶醉了的小市人底靈魂，結局非常適合於那注意宗教底舊皮袋裏的新的民主主義的宗教，是當然的事。一向以來，作者是始終指示了市人的典型，——馬特微，舊的祭司米哈伊拉，男女巡禮者，農民

等。於是，建神主義的理論在這些要素間彷徨着的時候，這理論對於他也好像有了理解，親近着似的了。

作者特別將自覺的真正的勞動者引來和這理論對審的時候，畫面是不同的了。那無情面的生活的真理，使作者不能不借自覺的無產階級彼得的手破壞了建神主義的教義了。

——關於神的問題不斷地成爲米哈拉與叔父（彼得）的爭論的原因了。米哈拉說到『神』——叔父彼得就憤激着了。

『又來了。你不要相信這種事情吧，馬特繳。那個傢伙是他從母親那兒傳染來的。』

『且慢，叔父，神對於馬特繳是根本的問題呢。』

『說謊，米西加。神這類東西總送惡魔那兒去的，馬特繳。倘有神，那

還受得住嗎。神——是黑暗的森林；宗教，教會，以及和這類似的東西都是黑暗的森林；在那裏住着我們的強盜，這是欺騙。」

再稍稍先進，這個彼得叔父以那可以粉碎伊納阿和米哈伊拉的建神主義的幻想的明白，高聲說道：

『米西加呵，你像從他人的菜園裏盜取瓜兒似地，不正當地貯着教會的思想以迷惑他人。倘你說勞動人民是爲革新生活而被喚起了，——那麼，就革新呀，但不要做像被和尙們穿破了孔而後被拋棄了的那樣的事。』

作品的結末的場面，就最分明地指示出不要被『由和尙們穿舊了的』生活革新的形式所引誘的彼得的這個警告之不錯；馬特微認爲新的大衆的建神主義之抬頭的那東西，就是纏在和尙派的繩子上的那些人之舊的大衆的宗教的引誘。

（希望大家把這場面和安得列夫的戲曲沙瓦的結末的場面對照一下。）

作品底社會的意義和在作者思想發展上的作品的意義，是稍稍對比的。倘從小說母親的位置來看這作品，則不能不承認這作品是那並非無產階級的，也非自覺的大衆的，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之明瞭的描出。倘若——作品底根本的氣分更使我們傾向於這方面——在這作品中看見同感着建神主義的作者底思想的新傾向，那末，照彼得的表示，非將戈理基從勞動階級底觀念的地位追逐出去不可。作者底這種新的氣分是堅固而且延及長期的嗎，還是單單是一個往新的思想的轉換去的過渡的階段呢？——或者，幾年地探尋着人，終於在即要到來的生活底創造者，即自覺的勞動者之中發見了那人的戈理基，是拋棄了求神主義的 Scholasticist，從假說的創造者回到實體的創造者的嗎？——這些有興味的问题是只有將來才能回答的。

像這樣的，是戈理基底觀念的世界。在這裏我們關於他的構成與文章這二

者的樣式說幾句話吧。在初期的故事中，戈理基給與了那常常以愛來描寫的自然的底質地，和常常具着浮彫的，輝耀的，性格的人物之姿態的那他自己底有特徵的美麗的形式底雛型。自然和作中人物及敘述的言語，在戈理基是常常調和着，常常在正在發生的那行動的音調之中合着調子。個人主義者又是主觀主義者的戈理基，使一切這些的要素都從屬着自己底根本的氣分。在初期故事的時期裏，他是被浪漫蒂克的氣分所捉住，所以他所攝取來的自然的畫面是全然遠離寫實主義的東西，正不足為異。描寫的方法，在戈理基是帶幾分印象主義的，——將那在某瞬間直接地體驗過的活潑潑的印象很快地寫下來，而一點不顧慮到這些形態究竟適合於客觀的事實否，在自然的繪畫中，戈理基是被海，大空，太陽，空間等所牽引……

近第一期的終末的時候，他略略將形式改變了。從故事推移到戲曲，戈理

利用着契訶夫所完成的樣式，但並沒有創造自己的樣式——如代替那氣分的舞台和那音樂的效果及動作的那會話，代替各個主人公的那同價值的登場人物的一羣。在戲曲敵後重回到小說的時候，戈理基是將應順着內的進化的那新的蔭翳，加在自己底以前的描寫方法上，——言語與構成也成爲真理底探究者了。不見了以前的難以抑制的那生活歡喜，而充滿着輝煌的欺瞞的光的遊戲，與沒有煩惱的流暢的歌，及對於『沒有思慮，沒有憂愁，也沒有運命的思想』的，直接的，『動物的』幸福的貪慾的這種言語，是成爲集中的，沉思的，探究的東西。

從純藝術的觀點看，則站在最高的東西是初期的『浮浪人的』故事。戈理基的長篇作品是一概都終結在失敗裏的，——福馬·戈爾吉耶夫，三人，母親，都是瑣碎的，拙劣的，恰像積集着許多的插話的東西。——在這裏，藝術的一

而是分明地做了政論家的犧牲。不過只有個個的場面是優越的，戈理基底劇的形式、也難說特別成功了。除深坑——藝術上是完璧的而且力強的這戲曲當作例外——以外的其餘的戲曲，並沒有給與出作者特別選擇戲曲形式這件事所必須期待的印象。這恐怕是契訶夫式的構成樣式害了作者吧，——這種樣式是只適合於一定的材料，只適合於停止的生活之描寫的，有進行能動的歷史的行動的能力的那人物和羣衆出現了的時候，將他們的生活放到『沒有行動的』特殊形式中，這是可能的嗎，還是不呢：是一個疑問。但是，在關於形式的失敗這問題之外，可有應該注意的事：戈理基從停止了單單寫生而在自己的創作裏設定了一定的社會問題的解決以來，就將社會的內容當作前提，藝術的形式是愈加掉到後方的圖面去了。他成爲藝術上的政論家了。

我們已在發展的全面上追跡着戈理基底觀念的進化了。我們很對地，從他

一步踏出到文學的戰場的時候起，就看見他是那能夠以溫暖的光照着煩惱的大衆底進路的『真理』之一個探究者。在早期的革命前期的瞬間，那偉大的事變還只能朦朧地感覺到，產業的無產階級底政治的面容還沒有分明地描寫出；戈理基對着把根柢植在榨取與特權上的社會，推進着最被這社會所拒絕的那階級了。因勞動階級底將來的任務成爲愈加明白起來，戈理基是從浮浪人階級的理想化自己的工作走開，而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海燕了。

在戈理基底十七年間的文學活動的全部與這印象的，思索的藝術家之多面的活生生的意識變化之中，可以看見對於他底心理是性格的的，一個恆久的要素。我們早已在上面特書過的那對人類之類且溫柔的態度，理解他人而想進入他人底狀態與思考中去的要求，對於真理底究極的勝利的深的信仰，以及在內容上有變化的那對於真理不屈不撓的探究，對於一切被壓迫者的不變的

獻身和對於一切的壓迫之執拗的嫌惡——此等一切的特質，是穿貫戈理基底青年的行動的紅線；因此，他底藝術的面貌成爲在最廣的圈內的可親可近的東西。像這樣地一步踏出在自己的初期故事中的他——今日也還像這樣地殘存着。

作爲文藝批評家的伏洛夫斯基

V·菲理契作

原
书
空
白
页

同志伏洛夫司基的文藝批評論文，是早就準備了要付印的。

我們是只等待約定了閱讀自己底論文的著者之向蘇維埃俄羅斯的回國。

這日子終於不到來了。

回到我們的地方來的——是他底不呼吸了的肉體。

在知道同志伏洛夫司基底名字的人——誰不知道這人呢——的裏邊，也還有不少的人懷疑我們底勇敢的外交官却是天才的的文藝批評家的一事。

這一事、現在是一切的人都確認着了。

印刷在這裏的論文，除出『海爾岑論』的一篇，都是一直以前所寫的，——在我們底第一次革命和接着牠的反動的時代裏，由對於勞動運動之最能動的參加者底一人，布爾塞維克黨之創始者底一人，屬於這黨的卓越的政論家底一人所寫的。(一)

(一)現在，伏洛夫斯基底政治的，時事的論文將由國立出版所付印了。在那本裏充滿着爲黨底實際家與外交官的他底特質。我們在這裏是單單提示同志伏洛夫斯基底文藝批評家方面的溫良特質。

爲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同志伏洛夫斯基是明快地理解了文學研究中樞的課題是下面的事：提示出那由作家創造出來的，具有各種方面的特性與細部的藝術世界，是怎樣地從社會的地所豫定了的創作心理底懷裏發生出來的呢；換言之，就是提示出爲一個社會的團體底代表者的作家所具有的獨特的特質，是怎樣地豫定着那包含題目與形體，進而包含文學的手法形式的各作家底創作的呢。『作家底創作——他在論文之一中說道——是常常地一方面由担任材料之

職分的社會現象，他方面由那也看作社會狀態底產物的作家底心理所決定的。』——在另一論文中更具體地明白地說，『像顏色玻璃只放射着一定的色彩的那樣，作家心理也只反射着適應於他的心理的那觀念和形態。』

於是同志伏洛夫司基不但高論着這個馬克斯主義的正確的方法論的原理，並且隨各個的情景，對當作研究底對象的一一的作家而適用着，例如，論布寧底小說時，他提示出雖和作家底意志並無關係，『沒落的貴族智識階級』獨特的感性，是怎樣地儼然豫定着那描寫在布寧底小說中的村莊底繪畫之根本的畫法與各個的細點的呢，並且在這小說上，只處置了舊的半奴隸的村莊之沒落，沒落過程之他方面，即新的村莊之誕生，這藝術家並沒有看到，也是不能看到的。又如分析着安得列夫底一種作品——他是用了確信，解剖着這個作家底（他的作品底）最性格的的特性，尤其解剖着他底純理主義。

在這裏有着以偉大的祖先底精神的後裔自任的國民主義者。於是，同志伏洛夫司基即刻對他們論證着了；說：陀布洛留僕夫（Dobroloubov）並不是犯了『國民主義底最近惡戲』的人，從『他底教義底精神』和『思考方法』推測來，陀布洛留僕夫是比之『七八十年代底後繼者』（國民主義者）更其近於馬克斯主義者的。

在這裏，尤其存在着還充滿了生活之舞台的資產階級的和半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供給出創作者的作家和讀書階級的人。

同志伏洛夫司基之最巧妙，最含蓄而有興味的論文是捧獻給她（指智識階級

——譯者）的。——真真地，他的論文與其說是俄國文藝的歷史，不如說是俄國智識階級的歷史。還有以這樣無忌憚的第二視覺，照着將自己看作『地之鹽』的這個社會羣底面貌的人嗎？我們的批評家一步一步地——在他的最主要的三篇

文中——追跡着這一羣底社會的同道德的沒落之踪跡。倘極簡略地說述一下這些論文的主旨，則這一羣是在六十年代，希望在新建築成的資產階級底建築中佔一個指導的角色，暴風一般地在歷史的舞台上進出着了；於是，遭遇着從獨裁的地主的戰列來的最後的抵抗，就開始感染着表現在諾伏左僕爾斯基（是一個同志伏洛夫斯基雖沒有十分研究過，但對於他非常有興味的作家，他生前曾對委員提議過在國立出版所再版他的著作。）加爾洵，那特森等人們的臉上的那悲觀主義，在時代正要進到二十世紀的時候，這一羣是——和從凋落了

的貴族之巢出來的人相混着——製出『多餘者』（在他的一篇論文上就取這為表題。）了。他們具有放肆，響聲着的臉，美學主義和對於簡易的憂愁，——契訶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這些人；這一羣嗣後——在無產階級進出路影響之下——很對地發揚起來，但在勞動階級依據牠自己和社會主義『從迷夢裏醒轉

來」，一邊對着自己的目的邁着自己的路的時候，就「從巴札洛夫往沙寧」（另一篇論文就這樣地表題。）地變化着了；這一羣，終於進到無產階級流血而倒斃，戰士被降伏被鎮定了的時候「戰鬥之後的夜」（第三篇論文的表題）去了，那時這一羣，是像「掠劫兵」的一樣，利用着浸入撒着死屍的野裏來的反動的暗影，唾辱戰士，以自己底暗澹的精神之暗澹屈伏污穢了那些戰士的旗。那時寄稿給新聞店的『真理報』為鼓吹革命底正義起見用嘴唇招攬自己的『恐怖主義者』的影子（譯者按）的作者安得列夫底『朦朧的Runnetto』是跟着在旁邊了，於是，嘗試着『想以革命的精神，養育猥褻文，換言之，想以猥褻文污辱革命』的素朴的響（譯者按）的作者梭羅古勃底「快活的Blondet」也跟着在旁邊了。

但是，當作一個政論家看，我們的批評家本質的地不止步在做一個研究。這就是他之為馬克斯主義者的所以然。蒲力汗諾夫也說過：自由主義的政論家

和馬克斯主義的政論家之間是有徑庭的。所以，同志伏洛夫司基底論文是對於屬在敵人階級的作家之戰鬥的進軍，同時又是關於智識階級之有深味的社會學的 *étude* (研究)。智識階級是被他底批評的刀口斷層到具着各各特異的心理的意識形態和適應於這個的文學的表現的各種羣裏去了，而且明示出他們底感性是常常依存着正在變化着的社會的現實與在這現實中變化着的他們底狀態的，所以，不能變成別的東西。

由勞動階級所推動，立在監視的位置上的同志伏洛夫司基，是嚴正地光着炯炯然的眼看守着生活，一有機會就這樣地期待着：代替屬於支配階級羣的作家，沒有別的出生的作家發現嗎——無產階級文學不就要誕生出嗎？

他是明白地理解這是需要一個非常長的經過的，——如此說，如他在一論文中所說明的一樣，是因為無論怎樣的階級，在『從非存在到支配權底獲得』的

道路上，最初總是先創出政治的意識形態，行動底綱領，其後形成科學的見解，而鍊成美的意識形態與藝術的實踐是『更其遲晚』的緣故。他說——『市人階級，在等待着自已底莫理哀，莎士比亞或某某大文豪之出現的期間，是活戰了幾世紀來的吧。』伏洛夫斯基執着論文之筆的時候，像戈理基似的『出色的無產階級作家』也還只止步於爲一個『有趣的現象』，同志伏洛夫斯基，在戈理基從描寫浮浪人底世界的浪漫蒂克變爲革命底無產階級之藝術家的時代裏，對抗着把母親和懺悔的作者當作指着終點的作家而評議着的資產階級批評家，熱心地努力於防禦。『要使無產階級文學出現，作家底心理不但創造的就夠了，並且必須無產階級的。』他這樣寫道：但是『無產階級現在不過正在構成着貧弱的文化的力而已，在無產階級自身的環境之中，即使暫且不問詩底領域，即在實生活底領域內，創造的無產階級的心理也沒有成熟的』社會裏，這樣的事是可

嗎？

但是，十月革命之後，勞動階級底前衛在現實生活底領域內第一次把自己底創造的無產階級心理武裝着，能夠以確固的根據來論無產階級文學的時候，同志伏洛夫司某就從文藝批評移換到爲外交官的行動，在這個可以決定新的職分的別的戰綫上依然爲了自己的階級繼續着戰鬥的服務。

不用說，他是不像他在什麼時候會寫過的鄧南遮的女主人公的。

他不曾把自己的『炬火』保存在『韻律』之下。

無產階級外交術既能夠決定當作武器的職分，他就用這外交術，將『主人們在注意深深地修理着的，舊的腐爛了的建築物』完全燒毀了，這建築物向周圍發生出『廢類與腐爛』了，他沒有一天不忙於工作，他雖然將所謂『智識階級』出身的『掠劫兵』的一人，鎖閉到自己的論文中去的，但不能注意到他從

背後偷偷地近來，這樣，一身兼結黨底組織者，蘇維埃外交官，馬克斯主義者批評家這三者的此人，在一法西主義者的無賴之徒的槍彈之下被擊斃了。

關於失去了他這件事的思考，對於我們是滿播着悲愁，——他遺下了他什麼時候整結為一個形體了的遺書——遺書是宣告着不把在國境底彼方的『充滿着卑屈與腐敗的爐』，那 Journalism，神經的執拗和對於社會的現實之無政府主義的反動，進而對於悲觀主義的誘惑，還有其他的東西燒毀盡，則戰到最後為止，因為這些特質的全部都不是個人的東西，一部分是當作階級本身，一部分是那歷史的存在的某時代，於其『衰頹』期裏，一定的社會羣，尤其平民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獨特的東西。這樣的觀察——雖然常常可適用於各個的情景——不是由他通過某種作家底創作可以系統的地完成的，這是非常緻密而複雜的研究工作，要遂行這工作同志伏洛夫斯基當然沒有

閒暇，也沒有其他的外部的良好條件吧，他是倫敦會議的代表，布爾塞維克，阿迭沙委員會的會員，行政派遣員，『前進』與『普洛列達利亞』的編輯員。

而且，恐怕也不會有想做那樣的工作的欲望吧！

爲什麼呢，因爲同志伏洛夫斯基是把自己做一個文藝批評家的工作，和蘇維埃外交官的使命同樣看待的，——在對於自己階級戰鬥的服務的一點上！

這一事就意味着：他不是研究家——而是政論家。

『俄國的智識階級』，他在一論文中說道，『是從往時以來就把政論家看作自己的本然的。自培林斯基的時代以來，智識階級就把政論家帶到批評和科學及藝術之中來的。這就是不能創造出力強的藝術與純藝術的批評之所以然。智識階級是政論家的地思索着，創造着的。』

同志伏洛夫斯基在批評上是傳授了晚年的培林斯基，更適確地說，是他曾

捧獻了他底優越的研究的陀布洛留僕夫底衣鉢的。

於是，有時候在他那兒政論家就歷迫着批評家。

如果要舉一個例，那麼捧給西歐作家的唯一的論文，鄧南遮的戲曲「韻律之下的炬火」的批評價是了。在這脚本中，描寫着把腐敗與頹廢傳染四圍的，腐敗了的貴族的莊園，女主人公把這個「惡之巢」燒毀了，但自己自殺了。對於這個的他的批評，與其說是爲了脚本之文學的分析而寫，更不如說是爲了以對於女主人公的同感之形爲論文之結的煽情而寫的。

『你悲哀吧，你並不會想法以你的炬火燒毀這個卑賤的爐，專心地修理着舊的家將繼續立着，新的水門汀將和舊的爐石一起地使舊的惡事與罪惡堅固起來。』

又在關於戈理基的一論文中，並不檢討現在所說的作品本身，僅僅引用了

作家自身底演說，當作戈理基底這人之文學的課目。這結果，作家是，在某條件之下，爲了成爲自己階級底教育者起見，在面前放着關於有否能拒絕當作指導着生活事實的藝術家之職分的權利的問題，而且肯定地被解決了。

同志伏洛夫司基底文藝批評底政論的傾向，看下面的事可以更明白地理解。在我們面前的他底顏面之中，他不但是——一個我們的革命的德蒙克拉西的智識階級之代表，並且是一個在別人田裏的文學的空氣之中，穿過相敵對的社會要素之茂林，而想劃開一條達到自己底目的的路的勞動階級之理論家。

從無產階級的眼看來，以正當的光明照澈那本質的地相敵對的理論家與文學者底世界，纔正是緊急的事。